西

東

聞

見

錄

	色之七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	西亚阿凡
凌 相 五則	劉大夏	李東陽	李士
胡 松	張・檜	瓊二朝	王
楊一清 三川	馬文升四周	濬	£
姚夔	孫原貞	名	佚
			期当
•			馬政前
	王廷相	名	佚
顧章志	陶大年	積	王
			往行
	萬鐘三川	薆	姚
			前言
			船政
			兵部十九
	十目錄 《 篇	録卷之十	西國開見錄卷之七十目錄

	李
	堂
	儲
	權三則
	趙 伸 —

件委官見數明白務要儘船裝載不許多要船隻附搭私貨如違許巡 避雖節有禁例因循日久其弊尤甚合行南京兵部今後遇有進貢物 萬公鎧疏日南京錦衣等衛額存快船七百八十八隻近該南京各衙 有一二杠其餘俱係附搭客商軍民物貨沿途索要人夫拽送攪擾驛 姚夔日南京馬快船隻往往装載官物數少私物數多每船一隻或止 西園聞見錄卷之七十 外充軍管運官員另行具奏治以重罪其發船委官容情多撥者事發 河御史將本船隻小甲幷搭船之人不分官吏軍民就便拿問俱發口 兵部十九 體治罪其馬槽等件只合工部成造不必南京送來以省民力 船政 前言 Į 外 嶺南 張 营益奇甫 輯

用待後請粉差官催價本部各項錢糧通融處補况缺官柴薪銀兩正 其修船所費料價難拘定數大率以三十兩為中臨時勘實量爲增減 始本部將各衛快船逐一勘驗除成造在三年以來損壞者所費修理 小毕修造賠補動至傾家年復一年困苦已極查得漕運船隻官造官 德之末嘉靖之初因兵變災傷節經南京戶部等衙門奏請取用夫往 每年二百隻合用銀六千兩旣不可加派于有司又難以仰給于他處 以上者計其年分之久近損壞之多寡分爲三班每年官爲修理約在 不多亦是小甲不行用心照管所致仍該着令自修外若像成造三年 軍尚以爲苦小甲其何以堪一視同仁尤當憫惻合無自嘉靖八年爲 修而運軍比之小甲月米行糧加倍數多且無管押內臣雜費亦少運 門會議奏行兵部題奉欽依每年成造四十隻比舊固爲增多然以額 合無本部將各年積貯缺官柴薪幷馬船料價工食等項銀兩借支應 二百隻上下幷每年又有成造四十隻是三年之內無可不駕之船矣 船總數計之亦須二十年方得徧造即今船多損壞差未減除而各船

卷之七十

地所損者小所益者大況此快船常造常修無專固可用之于京運有 錢糧徵解如額則此法可以常行但非臣等所能預料須待本部臨時 事即可用之于江防亦慮患之遠圖經武之善計也至于勘驗船隻幷 民費官司三年修理之勤而可以解數十年之劇苦固結人心奠安重 材力稍復亦當與今不同矣損公家數千兩之積而可活數千姓之勞 事體宜無不同然特就三年之內而言此後如果差官任久責專各項 官專管一應事宜責成于彼計處停當呈部施行務使官錢不至虛費 給價修理等項科條瑣碎未易悉陳事當從宜亦難執一俱聽本部委 為可繼事干重大仍具奏定奪縱使此後小甲照舊自修然休息之餘 年限或幾年一中修或幾年一大修或幾年一改造皆當量力而行求 價或照今官為全給或與小甲三年出銀或酌定官民分數多寡出銀 勘酌其修理之船敷或照今每年二百隻或減從百餘隻或數十隻料 船甲得霑實惠 周见处 卷之七十

The second of th

年別衙門旣可取之以備災變則今日本部亦可用之以濟困窮揆諸

二十五兩每遇船當修造另于貼戶派徵銀數動以百計而一時取足 旋即躱住及至勾補重復詐需不但悞本衛之差適以爲原籍之害至 猾者每藉口以逃回本分者惟枵腹而坐待又有慣逃之徒一得貼銀 之湖廣最甚太平亦多而江西次之安慶又次之惟寧國一府獨少所 部近年有見于此將安慶府比照寧國事例工食料價一起徵解官民 于各船料價六百料者成造幷修理該銀三百兩三百料者該銀二百 不辭官司多寡原無定數強者多取弱者受欺且使各夫自行取討狡 人夫船隻事本相須工食料價闕一不可緣江西湖廣工食銀兩徵給 以然者津貼之法未均歇役之罰不嚴而苦樂懸殊頑良無別故也然 又疏曰南京江淮濟川工衞額存大小馬船共七百九十六隻該水夫 損壞之船已派者工料併徵未派者追呼罔及久爲偏累人懷不平本 人戶固艱于供輸夫船隻本船一事而兩次催科官司亦病其煩擾且 三府解役今見在者僅滿六千而逃亡者十分之七以各地方原額計 一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名俱係江西湖廣雨省幷直隸太平安慶寧國

府每夫一名歲徵糧十兩以入兩點工食二兩備工料蓋本府夫額原 夫一萬二千三百六十餘名原額本多田糧有限若概依他處則貼戶 少田糧又輕出辦固宜仍舊他處則難慎行安慶府每夫徵銀五兩以 船有多寡徵給工料亦當有等差則在酌事情以順民俗而已查等國 則湖廣別府與江西一省必皆可行益無疑矣但各處糧差有輕重夫 夫永充及新众者俱有朋糧貼戶議以徽銀解部給領爲便以此推之 年本部委官員外郎徐受安行湖廣武昌府回稱所屬十州縣馬船水 空言口以寧國安慶見今逃夫數少則此法當行足以明驗况查得先 慶府事例今後亦止徵銀五兩以四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如湖廣水 稱便而江西湖廣祇因彼時地方官員意念未公于體國良法竟談于 因糧夫之多寡有貼銀五兩者有四兩者有三兩者撥之別府大率相 必不能堪若全無處給則正夫何以存濟先該武昌府開報所屬州縣 慶府鄰界舊年每歲貼工食銀八兩此外又徵料價不無太重合照安 四雨貼工食一兩備船料輕重爲以得中合無據以爲則如江西與安

Ļ

錢備船料四兩者以三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五兩者以三兩五錢貼 者量減原額十分之二餘仍驗糧食補其太平府近該本部奏准將萬 造之用中間夫額最多州縣亦聽差去官員查勘果係永充丁盡戶絕 夫原有追徵歇役銀兩之法嘉靖元年又該本部題奉欽依比照江西 南京錢糧官員順齎赴部交納以杜奸人展轉侵欺之弊至于各處逃 府各照水馬驛傳事例每年以秋糧帶徽完足就賣令該府州縣部運 船是又國家不費之惠也以上徵收工食料價銀兩必須通行二省三 那用者動以萬計合無聽差官員督同該府廉能者踏勘查追接濟夫 行毋容別議但前項草場課額隱占虧折者十之七八已徵租銀侵欺 春圩草場租銀每夫歲解銀四兩以三兩貼工食一兩備船料事可常 工食一兩五錢備船料通融總計每夫一名可得船料銀一兩以備修 多者不得過五兩少者不得下三兩如三兩者以二兩五錢貼工食五 同合無聽本部差去領物官員將本省各府州縣查算夫糧酌量定擬 卷之七十

逃夫事例每名歲徵歇役者五兩連夫解部足使頑猾有懲夫船獲助

京司禮等監局奏請漸次增添嘉靖五年以來遂至歲用馬快船一百 典也緣每年各起供應惟板枋竹木用船最多原擬盡數裁革後因南 欽依查得嘉靖元年南京兵部尚書喬宇等奏准板枋事例而行甚盛 亦多矣 又疏曰近者南京禮部等衙門會議奏請節省船差該兵部議擬題奏 亦皆效尤合無申明前例令各該官司嚴督里老地方遇有逃夫即便 五十六隻若照今奉明日則前項板枋竹木俱應免運但臣等竊思內 損壞未派者可以免派非獨兩衞夫船實用得濟其于各該地方寬恤 損壞者皆得及時修造而各船料價先年拖欠未徵者可以免徵近年 者皆將漸次復舊而官司可省清勾之煩里甲可省起解之費船隻之 Ĭ 應參奏者指實參奏若衙門偏見回護責有所歸如此則夫役之逃缺 違慢悞事者聽本部及領勑官查究應提問者行移撫按等衙門提問 捕獲到官務要驗日追銀賣限起解命下之後各該官司有仍蹈前數 最為良法而有司故違輕級十無一追以致慣逃者自謂得計見在者 Ą

卷之七十

水手棲止其合用水手聽本部于馬船水夫或快船甲餘內酌量撥用 數每運一起仍撥馬快船各一隻馬船與管運人員乘坐快船與撑駕 有起運即于抽分處所置辦索纜及一應撑駕什物編成牌筏分定起 致累夫甲修造賠脫其苦尤不可言合無比照各年皇木事例今後遇 各船多于兩廠及倉面上堆放非特占船數多而枕壓搖城壞船最甚 監局人員領運赴京交納但前項物件數多處重長閥難以入倉裝載 停當務須省約行令南京各該抽分廠依收數辦照常印烙交與各該 方可以取買者行移南京工部于龍江蕪湖等抽分廠折價解京召商 廠所有者止于各廠支取免令南京起運或雖係各廠所無而近京地 舊該南京運送者從長計議若條在京神木廠并真定蘆溝橋等抽分 德□正在今日耳合無物下該部將內府歲用或不時取用板枋竹木 上納如果彼中不產必資于南供應决不可缺者方將合用數目會計 朝明詔俱載懸價召商而登極論音又去京廠支取講求便宜以翊宣 府供應亦有經常不時之需若盡從裁革或非經久可行之計復觀累

若有未曾慣習情願募力者聽如此旣可以節省船差又可以保全船 光禄寺歲運皇酒先年節奏經革每為浮議所沮近日奏旨悉從裁革 隻而于內府應供亦無缺悞誠一舉而兩得經久而可行者也且南京 武庫餘羨水衡錢治船不以累衛校士而郡縣所隱匿長年悉出爲官 雉經弱水以狗長年二萬餘散攝諸郡縣吏因緣為隱匿至者僅六千 軍需甲仗者分屬諸衛每一船触輒責衛校士自補破產者相望至自 郎嘗謂南京武庫郎故所隸風馬船千餘艘以備上供品物郊廟香幣 止令解價赴京臣等但見被累者之權呼而不聞供事者之缺酒所據 用着爲令 船日以減耗公既任武庫久熟計利弊十餘事上之部為言于朝始以 王馩字子崇太倉州人正德庚辰進士辛巳廷試歷官南京兵部右侍 窮而裏河人夫差亦省減矣 板枋竹木事體委與相同儻蒙聖明采納允行不惟各船夫甲受惠無 往行

į

K,

見

↓

超政

顧少司馬章志嘗爲南京兵部侍郎留都編戶軍強半于民快船小甲 窮爲最大溥德意召天和計無有出此者疏上上嘉納亟下所司議行 本部諸司惟船務為最處軍人病苦惟船甲為最深地方隱憂亦惟軍 **掯銀萬兩米萬石卽可出此六七萬家于水火之中鞏留都磐石之固** 額以就之除見支船米二萬石軍自樂輸銀萬五千兩依國家舊額外 害者蓋不止六七萬家矣公署部時因旱糧得應詔言民病乃疏陳快 苦于奸豪積猾規免而偏累尤苦于管運內使抑動而誅求累極則告 自按籍駁其資產酌劑而登下之是年踐更稱平諸軍士咸安堵 果爾一衛尉足矣何用駕部郎爲遂入署戒閣者屬外扇勿得通謁躬 年一踐更必問左富厚者充之先是郎欲遠嫌怨一切委衞萬戶若輩 陶參政大年嘗爲南京駕部郎駕部職船馬政擢船黃頭郎最重徭十 船審甲之歟害請如馬快船例其篙師改僉充為雇募稍優其直減船 垜甲垜甲加以幫甲又加以派及餘丁猶不免亡身破家總計各船受 招權通賄富厚家多行金錢免貧者顧挂徭籍爭告紛然公投袂起日

監戴義以聞兵部執奏詔書既出不宜紛更得旨如弘治年例以後不 賴義復以船不足運具疏請詔下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等覆奏言南 嘉靖三年三月初南京兵部奉旨裁省諸司進貢快船南京守備太監 許再議增除 問滅十之七上皆從之至是諸監局內臣競請乞如正德中例守備太 不過三隻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因奏裁船數視弘治間減十之四正德 遵內臣假托虛增肆爲奸利上登極詔革其敗進鮮船隻如舊例每起 樂問遷都北京遂專以運送郊廟獻新及上供品物軍需器仗其後管 矣部上請著爲令具如公所言留都數十萬人莫不舉手加額歸德公 而中朝士大夫皆推讓公鏡經濟不憚難日夕當大用矣不謂其竟不 以報公是役也事涉中貴人無敢犯者公獨毅然不爲少避忌蓋疏出 比公喪出國門諸爲船甲者祖祭道左哭聲聞于野且肖公像將立祠 果也 日嘉靖元年正月南京錦衣江淮等衞原設水軍馬快戰船永

務求多船以濟己私蓋緣未辨其輕重多寡故不能盡發其欺隱而折 今則法久弊生管運內官乃有假進貢以規利者撥船之際虛張品物 廟薦薪及上供品物然物有定品船有定數是以上無廢事下不疲民 以來供奉乘輿北駐及進貢方物而設自太宗都燕遂以二船專運宗 京各衛馬快船隻乃國初置備水軍征進輜重之用大小黃船乃永樂 卷之七十

造必備數年之需一襲龍衣安得經年即壞若是尚衣有餘似不當織 羅綾緞諸物旣有織染局之歲辦則當省南京供應之機房且一次所 老鹑鴈諸禽石榴柿子秋梨諸果又北方有之通屬可省龍衣綵帛沙 舊額之不可省者其餘若守備諸司所進則皆宣德正統天順成化以 來傳旨取用可減者多如枇杷非南京所產青梅酸澁不堪用天鵝蔫 等物南京內織染局龍衣南京印綬監誥敕軸皆永樂以來上供之數 所進爲太祖高皇帝舊額其南京司禮監制帛孝陵神宮監苗薑香稻 其偽辭今臣等查議先論其物之輕重次計其扛之多寡後定其船隻 之數目雖有好貪欲求多撥不可得矣嘗聞宗廟薦新品物惟太常寺

宜照所議減免上曰此疏所言專在省併以紀民力俱依擬行着著爲 用船十五隻亦宜臨時酌減鐵造龍衣幷竹器彩漆卓盒銅鐵器物俱 老话鴈鶴鶉俱可省供停減船五隻工部尚書章極等言南京工部每 鮮茶木樨鷄鵝彈具宜如舊進貢用船裝進其青梅石榴柿子天鵝鶩 該部議禮部尚書李時等言薦新品物除枇杷北土所產梧桐子風「 漆器皿及銅錢諸品皆堅久可行亦宜會計量省不必每年供造者也 送則所費不貲亦宜會計所存可備數年之用量為停止雲南膳卓朱 年造運供應器皿雖額數三千六百件節年每進減造其數亦多原議 即此一事之行聖思所及甚廣伏望皇上獨斷而必行之上以所奏下 令自後敢有假托增用害人者科道官指名奏參 馬政前 前言]日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建太僕寺于滁州設卿少卿寺丞等

Ą

Ł

馬政情

造此則以會計停止者也南京內官監竹器論造作則所值無幾計運

三之一納鈔尋又定二歲納駒一匹自是馬漸審息宣德中視國初 定南北及邊衛養馬例北方每五丁養馬一匹一匹立羣頭一人五十 其名曰種馬視母課駒選駒搭配牡十二牝十八會典所稱孳牧者也 者令買補年終寺卿比較官員怠惰人戶奸頑後又以牧監羣馬歸有 地居則課局征伐則師行馬從諸司職掌所稱廢牧者也有虧欠倒死 戶養一匹是謂衛牧皆名曰戶馬戶馬者編戶養馬牧以公廢放以牧 近京民人或五戶十戶共養一匹是謂民牧飛熊廣武英武等衞每五 官所屬監十四羣九十八職為馬政是司牧養孳生馬匹其養戶俱係 匹餧養免納子粒有倒死孳生不及數者償如例但遇災荒每羣所以 師物建北平苑馬寺又設遼東甘肅陝西三苑馬寺飯戶馬初制而更 司專令民間孳牧太僕督理焉又建行太僕寺于北平及遼東山西廿 匹各免其糧草之半又令薊州以東至山海等衛屯馬各俵與種馬 匹立羣長一人管領牧馬南方江北每五丁養一匹江南每十丁養 蕭各有卿貳丞薄有監苑以牧邊馬文皇帝遷都于北設太僕寺于京

者則御史余有年與張徐二宰執王梁兩司馬也其以革爲不可而力 營邊鎮無乏馬一代規模宏遠矣列聖相承因革時宜議買俵議折色 其籍帳而時程督其登耗之數慮其不足則又易之一皆以充軍實京 過以法久弊生民困已甚殊不知種馬之弊非馬累之也官累之也民 排之者則寺旺顧存仁御史馬朝陽曹譚兩司馬也彼其議主于革不 強半萬縣九年寺臣裴應章主議課駒宰輔張居正力主隆慶二年盡 苦則有臣翁大立者其言不啻詳已夫種馬之設百餘年間行無異議 蓋不一焉至極言北方養馬之害則有先臣丘塔者備陳南方種馬之 倍矣蓋常合二祖制度觀之總之牧于內地者以給邊方之用寺臣受 陽臨淮盱眙四縣曾經題革然猶曰祖陵重地兼之地方卑濕水災頻 自累也不于法之所以累者而釐之以復無弊徒區區于輕議革猶人 賣之說而革者殆盡嗟嗟種馬既賣馬政亦廢蓋其以革爲可而是之 因噎廢食雖免一時之噎而受傷多矣考之嘉靖中泗通二州與化鳳 正德二年忽議買俵不問徵駒隆慶二年寺臣武金始議革買而賣者 見 一をされた

城中以禦虜市馬河曲以伐蔡人之所係固如此矣我太祖初設卿貳 皆天開之選羣成雲錦東封增玉輦之光及二子廢而馬遂衰至索馬 道藝之士爲之卽下而臧僕馭夫咸加簡練况冏卿至尊鵬也昔唐有 者則有十七議焉一慎拾選以重委任周官趣巫牧圉之職皆以德行 牧外又嚴關監以慎其出折糧進貢收買以廣其入永樂初開市遼東 親爲物語以論之蓋今宜遵舊制簡譽髦至于行太僕苑馬衙門尤關 張萬歲王毛仲而馬一盛于貞觀麟德再盛于開元故廢號飛龍禁中 種既已星散召聚又難猝辦茲欲于買俵兌養之間求所為補偏扱弊 政一書反覆嗟悼誠有見哉故愚以為復之便今自題革種馬之後馬 而廢之是徒救急于燃眉不顧長慮于曲突舛之甚矣冏臣楊時喬馬 其餘或存或減即存者亦僅寄空名深計之士方匱乏是虞西併種馬 仍不宜馬故也而可概之諸郡邑乎祖宗初制馬之途非一自廢牧孽 邊馬重務不可充以匪人視爲散地當比太少以京寺之重處正長以 正統間中監靈州而納馬入監納馬贖罪時一舉行今折納已不復矣

也一革包俵以甦民困俵馬者以種馬課駒俵其良者起解以備用也 其舊額交其無穢並置苑而廣牧之唐馬之盛日可冀草場何可不復 中原平曠一望往章夫熟不宜孳牧也者誠委廉能官吏勾查勘實還 圻原野山势腹裏皆軍民牧地祖制昭然即所封之王不得占爲己有 于京府州縣各有樁棚鍋甕槽前在邊牧則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 不慎也國初草場牧地在京營則江北湯泉燕山茂靈等衛各軍草場 臣之不職者而簡布按二司參政副使薦補卿少絃轍大更拾幾何可 永樂中俱搭配補種餘即變價入官以俟奏補給貨運廢之需未有解 于泥沙正統問雖嘗清查率因循不可復夫今天下全盛也汧渭之區 **摥外官豪不得妄指奏討傳世旣遠紀法漸弛或侵占于權要或乾沒** 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寧鴨綠紫荆等關封 俵者解俵自正統始蓋以虜變取馬一時不至難以應用始于孳牧內 自若也冀北古稱馬鄉昔人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獨今業爲帝畿 Į, ***

科目之途委任責成昔楊一清深思馬政大壞稽舊典與復之奏黜寺

瞒官作弊本一馬也今日關節未通則稱老病不堪以致退出明日關 問罪遠戌嘉靖間中飭前御史周鴻奏該寺醫獸人等多條積慣百計 之日馬販爭獻其馬正官擇大青大白及赤色三尺九寸五分以上至 蓋州縣俵馬一匹價二十四兩盤費六兩春秋二季解京凡出示驗馬 解則上不病官下不病民矣包俵何可不革也成化弘治問問刑條例 年正官預選馬頭預給三十金彼用十五金以上買合式馬多不過二 積年衙棍代攬包俵百計指勒巧取至京衙門打點歇家驅騙或驗中 十兩至催馬之公差馬料之胥吏看馬之獸醫索賄種種猶其小者惟 數出銀自全賣後則一概將丁糧均派正銀給馬戶買俵矣廼弊滋多 歲取待用寄養畿輔以備不時調兒正德中遂專買俵然猶係種馬額 十金餘備草料路費先喂以草及香料俟腹大加以大料發廳臨期自 不揭銀買價率駕禍馬頭至一馬費百金有餘矣清平令杜承芳議每 四尺者印之印烙之後坐索馬頭高價有至七八十兩者少不下四五 一款司府州縣起解馬匹若有馬販交通官吏醫獸人等兜攬作弊俱 を之十十

寄養馬者以解俵發之民間收養以備用者也會典載京府舊有種馬 官賢否舉劾差來官吏即行賞罰務求合式庶免違累寄養人戶特思 遠跋涉餧養不及仍限日再驗果不合式卽發回另行買解以此定各 寺轉分管少卿查驗如式照收已乃印烙發寄養地方如不合式或道 察其齒歲雜抽各處解來醫獸點用至于請託一切嚴杜衙役盡行遠 待用豈爲此輩開騙局乎宜設法嚴禁到日將本寺獸醫預鎖關防欲 節已通則稱齒少無病以至驗中狡獪莫可窮結以省直百千馬匹寄 驗烙以便比查洪武初孳生備用騎操折易并進納馬匹俱印烙以防 屏使他無所費民力全輸之馬則馬有餘糧矣胥役何可不防乎一公 之宵人呵報呵病即病呵老卽老呵中用卽中用朝廷徽解俵馬原以 既不能逃其鑑而請託者亦無所容其私弊益消矣驗烙何可不公也 在寺臣異同或以牽制滋弊耳宜令少丞同查驗嚴加防關則妄報者 奸弊舊例兵部請旨差公侯伯或駙馬一員兵部委官一員印隨馬送 Ē 而無寄養正統中既以徵俵者發寄正德以後遂以買俵者發寄種馬 卷之七十

踐甚至通同軍兵侵尅草料何所不至非善計也今種馬已廢馬之所 數多損亦暫補給後又以爲例夫借討者既非己馬視非己物恣意作 守陵蒯鎮以入衛皆暫支給遂以爲例萬曆二十二年遼東以征倭馬 次者爲貼戶地少戶貧者津貼草料各州縣攤派謂之月糧但有司能 去豎不發耳顧防守須馬自買俵後民稱寧息而官騎吃虚守禦何備 勤王之用不爲各邊設以各邊自有太僕苑馬寺都司衛所種馬及市 潔己者少或至需索供應吏役縣勒種種民安得不愁苦咨嗟馬孰從 奈之何其盡去也惟在有司軫念民瘼曲加體恤俾民寧而馬亦應息 寺俵寄馬匹給充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有事征討入衞應援 氓在貴戚勳豪則均令津貼無交累官民寄養何可不善也祖制太僕 祖制既免糧草又免牧官羊近例五年一編地多殷實者為馬頭領養 易夷馬在例無奏討嘉靖二十九年答虜犯順擁入都城而昌平鎭以 存時民之所苦在解俵種馬革後民之所苦又在發寄于是日望調兌 而應息也謂宜在民則彼此相貼無累戶頭在官則如數早給無累編

能以徒步逞乎且貯銀以爲馬用也各省直所解馬價折色子粒替棚 太僕寺孳生馬駒一十九萬七千四百八十四匹自種馬革後週來東 者與其多徵之而儲于府孰若均買之而儲于馬蓋解自民而費倍蓰 草料銀貯在常盈庫者曩不下六百萬今不滿二百萬矣日借支日糜 則庶乎居重之道得而國威以蓄借討何可不禁也查宣德元年以前 買自官其價猶平召買何可不議也凡發俵領養豪戶不肯養下戶不 周馬質之制平其價而召買之庶可挽凋耗而豐盈近有議多徵本色 費內貯耗而外廢既復空焉稱太僕哉謂宜盡塞旁實取完逋負准成 敢養非市井無賴者不養養而又不與雇賃即有月糧轉手以空馬不 西丽路寄養州縣馬僅僅二千有奇猝然有警錄萬單雲屯星馳電擊 Ē 雇人以市利終日不見獨豆而夜啖以糟至關撥征進之馬從戰六七 甲曰乙乙曰丙率認巧以避追賠若夫京營領養者官借人以市情軍 飽櫪至于輪養則今日甲明日乙又明日丙牧無恆主奸弊朋生馬死 同儿光 **斯敦前**

色え七十

存幾何又安能剜腹心之肉以支兩腋乎謂宜體國初舊制悉爲禁絕

強兌之果應壯可用軍士故意留難刁蹬亦不得任意而難爲民近聞 歲失者不深罪即三四失者又不深罪奸人戕馬以避戰有稱半道而 之富數馬以對凡司計之臣未有不日夜持籌于此者自種馬法廢而 南方有藥發廳可經二三月者過此瘦損倒死亦云有藥可解然雖存 兌次應令飯養以俟下次如果贏瘠瘤病不堪引重戰陣不得狗情而 收軍士利于得賄賄進則通至于預行揀選坐名以請不則抑勒以至 不前倒失追補之患而軍病病等耳而民尤甚蓋當兌時馬戶利于速 保結于先責追補于後庶乎無所以耗吾馬者而羣有良駟查覈何可 以之貽害兌軍軍民兩便在一加之意耳兌法何可不平也旣曰問君 無氣力難任重尤當稽查嚴禁使俵戶不得以之貽害養戶養戶不得 臨時揀擇紛紛不定今宜以調兌日查照發養年月挨次酌行上廳先 肥瘠不早兌則有守候不支獨豆不給之苦而民病不應壯則有騎操 不務也凡俵馬寄養于民而兌于軍兌者以發之先後爲次第而要辨 馬斃者矣懦將棄馬以餌敵有稱馬斃歸伍以全身者矣宜遵明例嚴

而憚于印烙則空以虛名而冒草料今宜照近年題准事例俱令寺臣 官校買補而已矣印烙之日譁然求免夫馬之登耗草料隨之既有馬 耗之故寺臣不得與聞即有倒損不知其因據該衛經歷造册盡係各 親軍其所兌養寺馬年終必赴寺印烙點驗肥瘠近來視為故事其登 哉本折何可不均也太僕冏政攸關職當問馬錦衣旗手等衞係朝廷 用騎兵敗符堅于肥水不然廢無良駿即傾壯握之實內府緩急奚裨 郡以一分派此又因南北地利所宜而權其多寡也嗟夫昔晉文以七 十二衛俱照衛分派南直之盧鳳飛和江浦六合俱以三分派淮揚二 名永平廣平山東之濟寧東昌河南之開彰衛歸俱以五分派龍驤七 有謂本折半者今宜照相半之說而權之如順天之真定順德河間大 偏主未可持為定論也近題本色有謂當三之二者有謂當十之四者 易足而利在關支馬少則戰獨秣粟之用無煩而利養戶此皆各有所 本折議行第民情便于輪銀而不便于解俵况銀多則戶七兵三之額 百乘戰城濮吳起以畜卒騎干魏文權嬰用驍卒蹙項羽于東城謝玄 卷之七十

之職有專而撙節愛養之道行矣至出府者以特頒給驛者以邊報常 守太僕志曰苑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領內廏則內馬無節 急軍士至醫妻子莫能存乃大痛之命官贖還且爲寬實駒之令宣德 聚貧丁歸屯選軍士有丁產者充馬役仁宗時六師歲出擊胡賣納駒 金有恩獨及災無思獨卽獨必轉移相抵所以重軍職也夫立法雖嚴 規俱在職掌何可不專也大明律有馬死不准除之例誠嚴矣至凡租 者祖制皆出御馬監二十四廢後或取諸太僕寺而內廢爲徒設又歷 给庶錢糧不至冒支馬匹俱有實用衞馬何可不覈也一專職掌以分 而忠厚之意亦未嘗不寓者昔太祖軫念江北馬戶給鈔優恤又命官 相題討馬匹兵科王三餘力陳其不可故惟遵成憲以停濫討則太僕 支草糧無所節也舊章謂何可謂濫冒極矣萬曆十四年御馬太監高 會無擠乳馬以供內府膳羞御馬者以供御乘上陵者以駕謁陵此三 關支料銀至于四衛勇士營馬凋耗日甚清楚更難請補之日酌量兌 稽考倒死者必呈報驗皮買補者必呈報驗印仍將馬數送戶部以憑

永平山海等處地方寫遠各兵備道就近點閘有倒失數多者該將領 寺專以少卿領物提督倒換循環題奉欽依具有成案乃視爲故紙而 中太僕寺請邊官聚馬上召輸之日馬宣于民必寬民力而後可賣之 書何宜照會典所載各邊鎮騎操馬匹置立循環送寺倒換稽查宣府 府援兵等营也數年不報則真定營劃州守備等官也若不及今申飭 大法雖不悉行獨免然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賠償何可不寬也國 其追徵德意洋洋列聖重光所為恤民隱者至渥矣今宜體至仁以行 聽其參究騎年數年不報者寺臣徑自提問庶官軍不至玩法而馬政 辦于循環已非法制之初然餘羊之意猶存若一概併而去之謂此簡 家九邊東起遼東西至甘肅設有行太僕寺四處惟劃昌宣保不設行 單思詔順天府錦衣衛京營巡捕各養馬處所汰其老弱免其比較停 馬成化中詔論兩直河南早會文今歲免比較孳生馬爲我皇上册立 則此馬將來終歸烏有祖宗成法詎令其阻格至此夫點閘久廢僅取 依期登報者少近少卿陳子貞所議其雖年不報則密雲守備坐營宣 Ğ 見 卷之七十

李景隆行西番與結約定令制金牌信符以防詐偽三年一差聽各番 售例遞發巡茶御史選奉施行勿增數以貽累苑牧勿惜茶而虧苦番 雜胡種盆壯今兵科現有金牌二面規制字樣與志所載相同宜查照 义資而邊境得虜馬團操為武衛所謂以采山之利而易充廢之良也 合符以應發馬交納蓋虜人嗜乳酪鬲氣底滯茶性通利能蕩滌勢所 人則奇駿畢至而爲利溥矣金牌何可不復也昔漢武帝數擊胡士馬 市我給彼以触繒彼紿我以玄黃何神實用噫唐玄宗易馬于突厥馬 示職貢無可逃國酬以茶不日市馬而日勞賞謂因其供貢而賚予之 國重臣定茶法彼其納馬不曰易茶而日差發如田有賦如身有庸以 不得茶不得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賢于數萬師遠矣矧于是時以 戎得茶不足爲中國害中國得馬深足爲利計之得者也夷背中國則 金牌信符馬漸不至縱有所易商茶多為鮮得露蹄其宣大延綏之互 體統旣尊威稜自振則又我聖祖之英謨睿斷出于前代萬萬也後停

不致耗弊矣邊馬何可不重也國初立茶馬司于川陝等處命曹國公

皆所宜講至于種馬之議與復尤在當事者一究心焉雖然此其大略 買馬民或匿馬馬不具帝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黯曰令無罪獨斬臣 死者十數萬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差 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猶可以佐縣官之急而中為梗昌言名馬之権 黯民乃肯出馬不足發酒泉驟駝出玉門關今天下馬乏矣所望者街 歸其息十一會匈奴渾邪王來降天子發車騎二萬乘迎之縣官從民 也夫人主腹心也內外諸司百骸也紀網腠理也主心一定則形骸攝 居巫醫以治其疾游牝以別其羣順駕輓以節势逸禁原蠶以一氣類 欽定榜文在禮神祠則有春秋祀典在執駒政特教縣佚序開以辨其 次出馬天下有停。畜字馬歲得息已又令民牧邊老得從官假馬母而 也曰秉心塞淵縣牝三千得是說而存之則唐四十八監宋十四監皆 腠理無壅善乎史克之頌僖公也曰思無邪思馬斯組衞人之咏文公 其乏懷殷憂者不能不抱汾陽之悲矣椎征何可不停也愼牧法則有 至今間閻不敢畜市廛不敢易則安在其得名馬也無漢武之得而有 ŏ 1 H 卷之七十

數莫知幾何若北京行太僕寺所管馬匹先俵順天等八府民間牧養 數無考宋牧之地差廣較其養馬一人不啻十匹人有馬戶則獨其科 至西北二邊奴僕三萬人養馬三千萬匹唐于西北置入坊四十八監 後民丁不敷復俵山東河南是蓋牧于官者其法漸廢牧于民者其數 馬寺四監 皇帝定鼎金陵歸馬淮甸太僕所領于民間西北二邊置太僕寺五苑 賦保馬則蠲其征役比前代馬政牧于官者多牧于民者少我太祖高 較其養十匹只用一人唐之牧馬數蕃而獨秣之田數不登餧養之人 馬七十餘萬匹在京有兩院四監六坊在外有十四監牧地四萬九千 以牧馬田二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獨秣自貞觀至麟德年間 孫原貞曰治兵以備戎狄畜馬爲先如漢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 四百餘頃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飼馬二十二萬匹牧馬之地無考 可無論而烏倮橋姚之富臻矣 日蕃又不獨其科賦復其征役及種馬倒死馬駒有虧未免督責追賠 一十九苑七十四則官署有加于昔其養馬之人與牧地馬

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于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在邊地則牧 宋朝始則牧之在官後則畜之于民又其後則市之于戎狄惟我朝則 **纤駒見報在官倒失被盜虧欠等項先盡有力之家買補果有貧難無** 少幷堪養馬州縣額養以減民困仍明白具奏其軍民孳牧養馬騾驢 督同司撫州縣官幷太僕寺分管寺丞公同查勘民少馬多者分俵馬 少者又有堪養馬州縣原不養馬者以致往往奏告不已合行巡撫官 姚夔日南北直隸幷河南山東所屬州縣有民少馬多者亦有民多馬 其堪騎操者給與馬隊官軍領操調習庶幾緩急可用若官爲多牧民 之數幾何其法制仍在如便飼牧將後該俵馬匹與寺苑領養又歲選 力貼補者俟秋成之後陸續追買還官 其續增馬數又合添俵民甚苦之今古制固不必復舊制亦所當考宜 丘濬曰古今馬政漢人牧于民而用于官唐人牧于官而給于民至于 免再增幸甚 令各太僕寺苑馬寺查勘設置各監苑之初養馬之人放馬之地牧馬

蕃育生息雖不能盡如國初之盛然惟馬之用不足而已而害未及于 其如前代之雲錦成羣則未焉所謂官牧者是蓋唐人之四十八監宋 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本朝國馬之制大略 處苑馬寺亦三處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二苑焉 縣添設佐貳官一員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寺于山西陜西遼東凡三 南其順天等府曁山東河南馬政則屬于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州若 滁州其後定都于北又設太僕寺于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于 鄭村等草塲其飼飯之卒則有騰驤等四衞國初都金陵設太僕寺于 政以供乘輿之用凡立仗而駕輅者皆于是而畜之其牧放之地則有 于夷者乎請以今日國馬之政言之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開之 之于官則唐人監牧之制也而于川陝又有茶馬之設豈非宋人之市 人之十八監之遺制也然唐宋行之于內地而今日則用于邊方焉其 如此承平百年無大征伐遇有征行隨用隨足雖不至于大乏絕然求 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于四川陝 卷之七十

宗初行此法文彦博極言其不可而不見聽其後大爲民害神宗有愧 得馬之用矣若夫所謂民牧者是蓋宋王安石新法之遺緒也方宋神 法之律必慎擇其官而優寬士卒必臻實效而不爲虛文如此則馬圉 未至于甚也今日之弊臣已詳之于前矣而所以爲之處置者亦已具 不用彥博之言而深知安石之誤而巫罷之是以在當時雖爲民害猶 種有不良則為之求良游牝去特必順其時騰放調養各有其法俵散 備者則爲之修葺所畜之馬若牡多而牝少則爲之添牝孳生之牝其 其舊或有山林原隰可以開墾以爲牧地者開墾之或附近州縣有空 不及遣知馬政者勘實牧地其有舊有而今爲人所侵欺埋沒者咸復 民一旦按其已然之迹而振舉其廢弛之政則祖宗之良法善政故在 百 閱換咸定其規皆一一講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故則立爲 閉地可以增置監苑者增置之士卒有逃亡者則爲之勾補廏庌有未 也乞命本兵兵柄大臣講求本朝故事及究唐宋之典以濟今日之所 一定之法使之永遠遵守歲時遣官巡祝有不如法者坐以牧放不如 Ä 馬頭蘭 十六

卷之七十

耕收獲之際廢長及廢老計畝收之倉囷之中稈草料豆以飼馬而豆 種者聞官責罰毋使失時無田者許其分田于多田之家或出錢以租 **倡諭馬戶每領馬一匹者種稈禾若干畝料豆若干畝履畝驗之有不** 者數人爲廢卒每廢各設馬房倉困及長槽大鑊每歲春耕之候廢長 其村居以有物力者一人為廢長年老者一人為廢老無力不能養馬 村爲一大廢村落相去遠者或五六十家七八十家爲一小廢每廢就 使官得其用而民無其害然後行之請即一縣言之某縣舊有里五十 後因其已然之法而立為教弊之政必不失其原額必不拂乎民情務 縣原額馬若干匹羣長若干人旣具其數遣官親臨州縣勘實以聞然 干某州若干某縣若干及查各府州縣原先有無草塲及沒官空開田 羣長千人馬千匹今卽就五十里之中擇其鄉村相依附處或十村五 地并可以為草塲馬廢者假如某縣舊額民若干里戶若干丁若干某 以通行請下兵部及兩太僕寺查算天下馬數某布政司若干某府若

于制軍伍之條之下焉然所處置者特議以行於畿甸五郡耳萬一可

之箕即以爲黄豆之用按日而出之歲中具數以聞于官若其馬種即 其道其視各家人自為養者大不同矣舊例凡羣頭管領縣馬一百匹 償之馬五分獨其三徵其二以市馬種凡馬始生則書其日月別其毛 以在官之數充之若其種非良許其售而換之必求其良前此倒死未 爲一羣每年孳生駒一百匹不及數者坐以罪論酌爲中制每騾馬十 其節違其節者有罰其房房必冬媛而夏涼其牧養必早放而晡收凡 游牝腾駒去特皆有其時越其時者有罪凡一日艷草飼料飲水皆有 色使有所稽考又令通晓馬事者定為養馬之式鏤板以示之凡一歲 牡來易每廢兼畜驢騾以馬為準牝馬二十畜牡驢一牝騾四所生或 補之其有種馬倒死者即以駒補足其數本廢生牝多許他廢聞官以 可以為馬之利者無不爲凡可以爲馬之害者無不去如此則牧養有 本殷馬戶借用者聽按日計傭收以爲妹飼之用每季本縣管馬官 驟或驢具數報官官爲造車遇有般運官物許于合慶起倩無事之日 匹止取孳生七匹其年踰數者除以補他年欠闕之數今年不足明年 百 卷之七十 ተ

知者亦在不償之數申明舊制凡馬軍皆要攢槽共喂如居隔遠秋冬 者不慎惟以皮尾入官若雖少壯而忽然有奇疾先期告官及衆所共 質或肥或瘠或有疾或無疾明具于帳如齒雖十二或原瘦弱幷有疾 政之不失大略如此雖然其間之委曲纖悉又在臨時之因事制宜補 以官牧之意上不失祖宗之成法下有以寬民庶之困苦中有以致馬 瘠逐月開具點視之凡房房有不如度水草有不如法獨豆有不及數 而一馬之直多踰數千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價甚至賣三子不足以價 偏救歟也若夫俵散關換之法具有成規官軍領馬騎操遇有倒死責 驅走有不如式皆爲修葺處置違者治以重罪是就民養之中而微萬 莫教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並不准除然一軍之產不滿十百 餓損幷老弱贏疾者及至官給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猝然 以追償是固足以爲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但馬之給于官軍者多係 一馬與言及此良可傷也請自今以後給馬與軍必具其年齒毛色體

行巡視府官則歲一行太僕寺官因事而行無定時凡其馬之壯老肥

鱿宜于邊城中擇空開地為馬廏置長槽或十或五隨其廣狹為不定 請自今給馬于軍士非良不與而所與者必良與之騎操而不倚之飼 者換者罪同凡馬倒死必責同伍互償若同伍之人知其馬之老瘠疾 數不分衞所隊伍因其近便而爲飼養之所選其老弱之卒不堪戰陣 償如此則人人愛惜其馬有不惜者人共實之而預得以調治之則馬 病及其人棄縱不理雇借與人削減草料者預先告官料理者免其共 之月皆俾就近攢喪牛夜以後本管頭目親行點視草料有不如法及 胡馬為劣以非長之技而騎下劣之馬以角虜人之所長非計之得也 以禦虜又不若不乘之爲愈也蓋騎戰非中國之所長而中國之馬比 無橫死而人免賠償矣是非獨以足乎馬而亦有以寬乎軍也雖然此 不及數者罪之其臟領草料則嚴為立法不許變賣及將換易他物買 其所儲夜半則視其所飼操練之日軍士持鞍就彼駿騎無事之時輪 者專一喂養置大图以貯草支大鑊以煮料每日遣官點視晡時則檢 內地官軍騎操之馬爾至于邊方之馬所係尤大與其得駑馬而乘之 ľ

歷宣府大同延綏與慶甘肅之境邊城萬里其馬不啻數十倍矣然牧 為自今以後邊境一以高城深池為固扼其要害塞其蹊徑來則拒之 之所以取勝于夷狄者以人不以馬以智不以力以守不以戰臣愚以 之失所離心蓋亦不思之甚也昔人有言帝王之師以萬全爲勝中國 子哉則是無事之時無故以是不戰之馬而坐困吾得用之士卒而使 每歲所賜于之衣粮猶不足以償其遞年倒死之馬匹况望鲍援其妻 下之苦莫甚焉既資其出力以爲國防寇又責其出財以爲官償馬以 賠償人不幸而生于邊界天苦寒而地曉燥物不生殖而人無蓄積天 馬之數雖多未嘗以之臨敵出陣往往老死皁歷之間而責吾士卒之 克用以馬上立國制勝所蓄不過七千今東起自遼東西盡泯洮其間 兵所騎之馬安能皆得其良竊考五代時唐明宗與范延光所言者李 失之患軍得其用而免賠償之苦矣或曰今邊城非一處處處皆屯重 番牧放逐名調習或有瘦損疾病告官調治如此則馬得所養而無損 去則不追凡其制兵卒以步兵爲正以騎兵爲奇大率步十而騎二步 者之七十

勞我大而彼小我衆而彼寡彼用其所長我捨我之短而用我之長以 遇馬匹下塲牧放無處未及一二月即那往西山一帶四散趁牧中間 所俱有牧馬草場而在京各營草場不下數千餘頃夏秋之間堪足牧 無非良而馬亦易于辦矣或者若謂馬者兵之大用兵非馬决不能制 得入而已而不遮其出拒之使不敢來而已而不追其往如此則騎兵 軍一萬騎軍二千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以爲騎扼之使不 多有潛回原衛一時調用率不能齊秋盡雖料豆一石軍士艱難多有 馬草摥俱被勢要之家或親王占爲己有亦有被軍民開耕占種者凡 放春冬各全支草料以備喂飼所以馬皆肥壯堪以調用即今京營牧 勝吁此論戰兵非所以論兵之守也所謂守者我靜而彼動我逸而彼 西国风见地 且人無食必死馬無草必斃天下糧儲以供京軍天下草束以供戰馬 預賣與人况六個月止關草二個月每月止折銀二錢不彀一月之用 馬文升日武備之修固在乎軍尤在乎馬洪武永樂間京衞幷天下衞 制之焉則彼進不得戰而退可以回自然屈服于我矣

馬吸前

草束喂飼軍士艱難無力辦草欲馬之不死實亦爲難所以團營馬匹 爲查照自後再不許一人奏討如有故違許科道官劾奏治罪今後馬 也 常死二萬之上雖有朋合椿頭銀兩亦不能買補十分之二見今操馬 四至埋立封堆仍于各該教摥官所內豎立石碣將四至鐫刻在上永 何人管業係親王管業另撥無礙地土補還退出草場牧馬其餘不分 地隣人等從公助勘四至明白就為丈量每營原接地若干耕者要見 在官一員隨同給事中等前去將永樂年間原撥各營牧馬草場拘集 草場給事中都御史等官并五軍三千神機營各選歷年知識草場所 又曰戰馬為國家所重草場乃戰馬所資乞降勅齊付見差京衛牧馬 雖有三萬餘匹中間老疾不堪騎操者亦多戰馬消瘦莫有甚于此時 內外勢要官員俱要退出若係軍民私自耕種者取問如律丈量之後

軍敢有將該支粮豆預賣與人及將官馬僱與人騎坐者事發俱于教

養備用以十年論之該馬二十萬匹民戶有限馬匹太多連年倒死者 關支至二十石以上者事發俱發邊衛充軍更乞動戶部將各營馬匹 管官員若有侵敗料豆一二石者照常例發落五石以上及擅撥馬五 取不無累及逃亡今復合無將備用馬每歲暫取 不止十數餘萬及至追補又告艱難徒費民財無益于用若照前數行 太僕寺孳牧馬匹比每歲取馬二萬匹赴京分送順天府所屬人戶寄 准將順天府所屬人戶華牧馬匹分散保定等府人戶領養卻于兩京 寄養馬匹自正統十四年北虜侵犯京師一時缺馬騎操該太僕寺奏 馬文升曰弘治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兵部為修省事議得一在京原無 冬春與六月支放草束三個月一月本色草束二個月折色銀兩每名 月支銀三錢 級仍調外衛帶俸辦差操其軍民職官人等若有私買軍馬料豆下倉 **摥門外枷號半月滿日仍送法司問罪與僱馬之人照例罰馬一匹親** 匹與人騎坐者事發降一級料豆至五十石馬至十四匹以上者降四 Ø, Į, 卷之七十 河政前 一萬匹本色折色臨

馬一匹共該免糧地七萬七千四百九十一畝有零領兒馬一萬七百 九十二州縣各論免糧地畝每地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領養联 州縣各論人丁每五丁養馬一匹每十丁養騾馬一匹共該人丁四十 庸劣適當任使後因茶法馬政二事命臣兼理顧廢墜既久之事更新 楊文襄公疏日孝宗皇帝采納廷議專設風憲重臣督理馬政臣猥以 戶收使領養孳生馬駒其順所屬霸州等二十七州縣亦論免糧地畝 百二十匹其直隸保定永平順德廣平河間大名等七府所屬定州等 陳州等一十七州縣山東兗州齊南東昌等三府所屬濟寧州等七十 時具奏定奪如果緊急用馬照舊取用或發銀收買本部官題奉聖旨 九十五匹騍馬四萬三千一百八十匹各照例兩年算駒一匹其餘人 三萬八千五百二十二丁領養兒馬六千七百五匹騾馬二萬六千八 又曰弘治六年內兵部題准差官勘處得河南開封彰德衛輝等三府 領養各處解俵備用馬匹 准行欽此

之政勢不能及悞隳前功以貽後責臣切惟馬政茶法事體相須先年 又日古之善將兵者不獨選人亦兼選馬蓋馬身首有大小行步有疾 專聽提調約束各衙門不必干預庶幾事有定規可大可久爲鉝實多 臣之不才亦得稍效其愚此後督理之官恐難復設若令巡撫帶管不 監苑之所牧監司之所牧卽官軍之所給非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故 虛名無實亦勢使然頃設督理馬政之官兼管數事茶馬司之所易即 經理而茶司所易良駑萬匹騎操所給登耗不聞本末始終茫不相攝 不如前比者復業皇上加任總制經理邊方責任重大其于監牧茶馬 而無失臣受命之初責任最專易于集事自兼巡撫以來顧此失彼已 臣之才不敢有遺力但念天下之事創作者必專而後成交承者必守 與舉事勢頗難几所規畫處置皆遵行明命盡臣之心不敢有遺慮竭 年深老練實心幹事之人請敕兼理馬政茶法行太僕寺苑馬寺官員 無仍蹈舊檢莫若巡茶之官官兼理之爲便使蒙仍設巡茶御史務選 丽寺馬政巡撫兼管而茶馬巡按御史主之巡撫政事煩多馬政實難

卷之七十二月五日

考而原擬養馬定規卻是如此臣今徧歷兩監六苑酌量草場廣狹軍 不能行而令其選別戰馬其不呀然驚囅然笑者幾希矣 將十無一二不練而驅之應敵其不敗者幸也選兵之說已多不能知 者亦要查出開報以備將官遇急取用今敢戰之兵隨處皆有練兵之 蕎澗如履坦途者及有十分調良馴熟羣馬動而不嘶金鼓喧而不驚 差四等責令換易中間若有跳蕩超越之材上山下坡足力不倦騰波 短小又不善行及瘡瘤老瘦者作四等一二等專備征騎三等以備雜 身力雖小頗能馳驟者作二等身力雖大步行遲鈍者作三等若身首 步官軍騎坐馬匹逐一愼選別等第身力高大馳驟迅疾者選作一等 馬強人弱馬可前而人懼怯雖有猛將安能成功行令各將官所部馬 當戰功可立若平時漫不挑選用之征戰人強馬弱人欲進而馬不前 又疏曰永樂四年開設監苑衙門兵部節奉欽依事例上苑牧馬一萬 匹中苑牧馬七千匹下苑四千匹當時種馬及後來孳生數目雖不可

遲筋力有強弱平居之際先爲選別出戰之時量邊馳用庶幾人馬相

効可圖且西人以畜牧為生要在不虧其直自然樂售考之周官馬**質** 異宜孳牧多損養馬軍人甚以為累必須收買內地馬匹易于牧養成 得西寧洮河等衛茶易番馬以之給軍騎操周濟邊用以之作種風土 息牝復生牝駒復生駒源源不絕數十萬匹之數可計日而得矣及看 增置七千匹共種馬匹以兩年一駒計之五年之內可穀前數將來孳 十匹堪作種者止有一千三百餘匹今將倒失虧欠馬匹三千匹必須 多畜種馬種馬既少則孳生遽難收效查得各苑見在馬二千二百八 千五百匹足彀陝西三邊之用國初之盛諒無以適此然廣孳息必先 能遽如原定養馬之數大要萬安苑可牧馬五千匹廣寧苑可牧馬一 人一百三十三名地狹土瘠人無生業俱正可為下苑前項苑分恐不 甘肅苑馬寺選撥思隊軍人一百六名草醬過窄清平苑原額思隊軍 八名後因添設固原州衛草場地方多占修城郭及發為屯地萬安苑 原額思隊軍人雖止九十四名草場亦頗寬闊俱堪爲中苑黑水苑條 Į,

額多寡戶口盈縮事勢難易議處得開城苑原額思隊軍人二百一十

玩慢以致逋課數多自取罪責前項太僕寺儲蓄銀兩本爲濟邊之用 苑孳牧趁時搭配成羣依例科駒如有倒失虧欠隨即追補不許似前 暂費而大婿惟陛下裁之 二千兩差官作急齎送陝西布政司交割聽臣督同布按二司于平慶 收買種馬二千匹發寺牧養合無比照前例支取太僕寺馬價銀四萬 王瓊曰成化年間兵部奏准事例每屯田二頃除該納子粒外加徵銀 且如各邊奏討銀四萬兩不過收買戰馬四千匹較之孳牧之利何如 臨鞏等府衞地方官員軍民之家收買堪以作種之馬七千匹派接各 馬價銀一萬二千兩送發陝西布政司敷巡撫官督令布按二司官員 虚別難措處查得弘治二年爲因種馬數少兵部奏准將太僕寺收貯 涵年以來困于虜變困于歲飢困于轉輸困于修築公私匱竭帑藏空 備不時之用意正如此臣欽奉勅旨雖許設法增添但陝西地方軍民 掌馬質量三物蓋三代盛時

民有餘畜者官以價值易之養之廢中以 老之七十.

錢隨屯糧帶徵以備本衛官軍買馬之用名為買馬地畝租銀若有

所照數補還今後西安左等四衛收完地畝租銀解陝西都司收庫呈 管糧儉事等官查考外其腹裏西安左等一十九衛鳳翔守禦千戶等 巡撫衙門查明動支各處衛所俱解本衛收庫具呈該管兵備邊備副 行太僕寺見收未支地畝銀兩查發原衛收庫內借支者行令原借衛 僕寺卿孫鳳具呈前因若不更正復舊甚爲不便合無除延綏寧夏甘 銀兩解送行太僕寺收貯卻又委官赴本寺領回本衛給散多有將跟 更且如西安等衛相離行太僕寺往回一千二百餘里該衞徵完地畝 數少反坐調衛重罪所以法令雖嚴而事難修舉政出多門而徒見紛 肅邊鎮官軍該出樁棚銀兩照依舊規徵收買馬本處巡撫兵備副使 **候出在外營買賣者兩無查照臣初不知其故及到平涼府審問行太** 遍歷衛所查考比較且拖欠屯糧數多按月住俸提問拖欠地畝租銀 拖欠自該本管上司查考與拖欠屯糧一例比較徽納豈可摘出又行 令太僕寺分管之理况地方廣闊衛所寫遠行太僕寺原非職掌豈能 一十所正德六年新例改在行太僕寺分管收寺支者悉改正照舊其 是 老之七十 馬取前

將保定府易州等七州縣河間府靜海等三縣寄養原養孳牧另給滄 保定等府舊例論糧養馬每免糧五十畝養兒馬一匹一百畝養騾馬 州等處領養弘治九年該本部奏差給事中等官韓祐等勘處過直隸 所屬州縣寄養備用馬匹原養華牧分散永平等府領養弘治七年又 屬州縣人戶給領牧養正統十四年因虜寇犯邊缺馬騎操將順天府 州縣人戶給領牧養至正統十一年又將河南彰德衛輝開封三府所 配成羣因順天等府別無空開人戶將山東兗州濟南東昌三府所屬 又日查得永樂年間北直隸各府州縣俱養華牧馬匹至宣德四年格 事等官查考收支如此則職掌不紊事有條理而完欠易稽出納兩便 收椿棚銀兩衛所營堡俱照舊徵收寄庫亦該聽各兵備副使管糧僉 糧一例比較完納其前項衞所或營堡除原徵收樁棚銀兩外舊例該 使查明動支內有拖欠地畝租銀者移文各該分守分巡官與拖欠屯 一匹山東河南濟南開封等府舊例論丁養馬每有力人五丁養兒馬

本部已經依擬具題差官分派荷蒙聖明慮恐煩擾還待下年豐收之 養備用馬一匹節經領養選行年久事體以定孳牧寄養馬匹論糧論 變合無本部仍行太僕寺悉照節年題准事例遵守施行不必更張以 青萊等處極臨海隅向不養馬易州山廠砍柴夫役所緊甚衆民不聊 牧科駒起俵弘治十二年又該本部奏差給事中等官王廷等勘處過 成紛慢 拘集平民分派養馬不惟紛更舊制抑且人心驚疑逼迫流移致生他 生懷慶等處山多地少水草不便先年議處皆有深意今若差官前去 時舉行即今雖是秋深在邇但各處地方尚有災傷未見豐於况查登 已久今太僕寺楊廷議建議更變固是優恤畿內之民修舉馬政之意 順天等府所屬霸等州宛大等縣人戶每免糧地五十畝悉照舊例派 河南華牧種馬及將順天等府寄養馬匹照例勘處丁糧編派領運行 丁派養民間俱係祖宗舊制節該本部奏差給事中等官將直隸山東 一匹十丁養騾馬一匹俱照舊例每騾馬四匹搭配兒馬一匹領養孳

見

官軍俱照例起撥應付仍行巡撫都御史會同鎮守等官從長計議或 融調撥一節臣等議得邊關官軍殺賊人人有馬委的便于馳驟但欲 許分派州縣逼民包賠完事之日將買馬匹毛齒給過官軍姓名幷用 養馬數少及查前項正德九年山西三關有給銀買馬事例合無本部 改正見在官軍一萬五千餘員名止有見在馬四千八百餘匹奏要于 過銀兩數目備細造册送部查考又看得奏稱馬隊步隊官軍委難通 轉送山西行太僕寺印烙給軍騎操如有高抬價值情弊依律究問不 置得宜毋致虧官損軍所買馬匹務須經由兵備副使逐一驗看堪中 前去山西布政司交割寄庫差去官沿途合用康給馬匹幷車輛護送 太僕寺見在寄養馬內量撥四五千匹大司馬王瓊日太僕寺見在寄 選委能幹官員于出產地方收買或給與缺馬官軍自行收買務在處 于太僕寺收貯馬價銀兩動支萬兩就令山西都司進表官順便插運 正德十三年山西鎮巡等官都御史張檜等奏稱先年失行事理已行

卷之七十

令軍自養多無空地可牧欲官爲支給又無民草可供所以往年照商

買草生弊百端逼軍賠補爲害滋甚山西三關在大同之南頗有山險 諸大鎭則各設行太僕寺與苑馬寺內外相資遠近相望所以強兵資 胡公松日我祖宗遠監前代兩京則設兩太僕寺遼東山西陝西甘肅 **恃馬力以求必勝其有馬軍官立草醬以便夏秋牧放預處草料以待** 知本邊不習戰步之弊也合無本部再行都御史張檜等從長計議合 為賊所蹂躏若為馬隊步隊難以通融調撥恐未喻本部建議之意未 陣以卻虜去年總兵官王勛在應州督軍下馬步戰始能固守營壘不 可據況古人防邊多有以步戰取勝者近年都御史孟春在宣府列步 言之即更僕不能數也考之唐史隋煬之末其國馬爲盜賊戎狄所掠 所養既有名無實而其養于民者又無益有損此其弊雖五尺之童能 國攘夷康夏其規模計慮宏遠矣奈何法久而弊遊事遠而人玩官之 冬春支給務使馬無倒死不煩奏討斯爲得第 阻挫贼鋒去處多設步軍務使奇正相倚戰守並用以保萬全不必專 無專報聲息或追逐勢小達賊去處多設馬軍于虜衆必由可以遏截

萬人人兼數馬臣所將士不當賊百之一馬不當百之二慷慨至于流 極終不遷叙至于遼東陝西與甘肅寧夏諸處莫不一體申勅期令無 拜或即授以侍郎都御史以寵任之若其庸庸充位績用不成顯加竄 詳爲條畫第其蕃耗而爲之賞罰期于數年不易果有成績許不次遷 **徽諸處養馬丁口之直召募忻代居民使爲圉人或藉諸隘液人以充** 馬寺增置監署取山東北直隸河南諸處種馬分布廢開攢槽飼秣悉 所謂張萬歲王毛仲其人使為苑馬寺卿而以代州行太僕寺改為苑 馬跑泉等處水泉繁茂大宜畜牧誠宜及是時動下吏部選于衆求古 意何如爾今代悼之問固冀北之壤也聞所謂樂山魚兒川與滴水崖 廢使亦致雲錦之盛夫此其人豈獨天降地出也顧人主所以委任之 歷于其職自貞觀之鱗德馬蕃息至七十萬匹至玄宗用王毛仲爲閑 強退而上書謂朔方士比天寶中止十之一屢有虜人來稱四節度將 闕武備如此則唐張王不專美于前矣昔郭子儀嘗與代宗語吐蕃之 唐初绕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浑徙之鷳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 卷之七十

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故昔之善居屋者求木于十年之後而用之初若 **锑臣稿悲之今虜哲小王子與吉囊俺答阿不孩及猛毒兒台吉等各** 充足茶馬之制其上馬爲斤八十中者六十下者四十最爲西邊大利 牧名存實耗孳息既寡其種亦消必欲嚴督馬政非假數年之力未易 李東陽日馬者士之所以資况與虜戰尤爲急務今太僕所俵苑馬所 落落難合然其後卒得其用夫天下者一家之積也下 恐緩不及事臣竊以爲不然夫大同最號重鎮馬即集合纔不過數千 勢何可及也故欲禦虜則馬不可不多預今議者或以是非旦夕可幾 上見其一人騎而馳者一馬縱而牽者又有數匹今又益以忻代陽曲 不下十餘部每部精兵萬餘馬各數倍其兵老弱稱是臣親于太原城 憾于失信又利于私易亦往往以羸馬應故事使番地多良馬而西邊 匹且多瘠損蓋益軻有言今之爲政者猶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也 二十餘處所掠計不下十數萬匹彼將日夕長養此其銳何可當而其 自金牌制廢私茶盛行有司又屢以敝茶紿番甚有贼殺其人者番旣

闕于用甚爲非便愚按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高估馬價諸胡爭賣 7 《 卷之七十

歲八十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修馬政之一端也 減一百彼貪于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便于多馬則微利不足恤以 榜招諭立思信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舊價上者三百下者亦不 馬于唐胡馬漸少唐兵盆壯今宜勅令巡茶御史及陝西按布二司揭

其查照本部原行及各官所言參配施行仍乞諭推按衙門不得干撓 劉大夏疏曰都御史楊一清受命于馬政廢隊之後委的事體艱大責 任難爲况其所行俱于巡撫巡按及都布按三司事相干涉若使人得 沮撓事或掣肘縱有才能亦難濟事合無悉准科道不擬備行本官令

茶易馬匹委係馬政一事若並付本官管理委的事體相須易責成效 若又差御史在彼不無事權不一合無將巡茶御史行取回京一應首 行人職輕難以革弊該巡撫奏准暫差御史整理今既有都御史兼理 馬政都布按三司以下悉聽節制委用等情增入動內以便行事其論 **况茶馬自先年停止于大臣之後止是行人撫諭巡禁成化年間因是**

所轄昇平等一十二苑自遼陽直至復州皆其統屬自後于正統以來 員亦因事勢難爲罔肯督責以致孳生不廣日漸虧耗弘治二年蒙兵 尾悉皆責成于楊一清其原擬禁約處置事宜亦皆增入本官動內待 部奏調永平府所屬州縣種馬一千匹弘治五年又該本寺先任卿李 往往買補兒馬以避徽駒監苑大小宫吏名位已自輕微志行又復卑 猶足以供缺乏之用自後俵給旣多軍士作弊一遇倒失及虧欠駒子 裁革十苑止留清孫二苑隸于蓋復二衞之間而當時馬匹尚及萬數 場不等專一俵給本邊官軍騎操額定每軍養馬二匹餘丁每名一匹 凌相疏曰遼東本寺軍士原係永樂年間飲撥領養孳牧馬匹給有草 銀七千兩收買種馬一千匹俱給與二苑軍領養比時孳生復廣馬匹 温奏爲疏通馬政以甦軍困專該紫兵部題奉欽依支給太僕寺馬價 下潛通賄賂莫敢誰何所以養成數慢之性慣習刁訐之風而本寺官 有應處應奏事情俱聽本官奏請定奪 到彼至日或行茶地遙遠應該另添何等巡禁官員及查法利弊中間

I

Į

Į

苑餘丁除老幼殘疾事故外實該精壯六千七百四名比之舊額足倍 思宥一也或狡猾之人遇有官軍告領實數俵出以倖輕便二也止養 二三匹者有全不養者何蓋因貧倒失不肯措辦買補惟圖推延以観 有全不養馬者有止養兒馬二三匹者又有養縣馬一二匹而復帶駒 又日本寺監苑軍餘領養馬匹例該兩年徵駒一匹查得各該軍餘內 征調馬在所先而其虧耗如此當其事者又可得而逭其賣哉 則人丁雖多亦何益于事耶竊照遼東地方邊臨夷虜不時有警官軍 其數但前項積弊既深若不通融議處翻然改圖議以定規永爲遵守 蒙巡撫遼東都御史張某案驗爲清查軍餘以備孳牧者該臣清出二 百七十五匹中間老病瘦損者且當其半欲望馬匹蕃衍胡可得乎近 舊弊詭養兒馬以此虧耗復倍于前今計見在馬匹幷駒止有二千二 軍告蒙巡撫衙門批准俵給過騎操走遞者數計萬餘加以軍士循習 成羣後至弘治十六年以來節因開原等處城堡及廣寧高平等驛官 兒馬者何多以家道得過懼人訐告不敢不養而又畏避徵駒借此以 * 卷之十十

又日本寺監苑軍餘照例軍士養馬二匹餘丁一 者接補如此則種馬獲均而人無規避之私矣 馬駒內撥給抵數仍五年一次本寺清查應該變賣者變賣應該撥補 歸于無用今兒馬十歲騾馬十二歲卽聽變賣或俵給官軍卻將轉牧 至于老馬若俟十七歲以上方許變賣則價值不登多至倒死終不免 令領養以後所生兒馬駒子俟其一歲可離種母即便撥與無馬苑軍 亦或從其變賣通計銀兩的量收買騾馬併其見在之數通融均派責 **匹量留一匹其餘老病矮小者令其變賣兒馬多餘者免與其操官軍** 通計二苑馬匹查點數內堪以孳牧者騾馬盡數留下兒馬每騾馬五 利而不知有苑軍俵給之利所以任其舞弄一至于是以今策之莫若 盜他馬以抵數則拐己馬以逃避耳弊狀如此良由知有官軍俵給之 駒大轉牧又復追駒侯既不及其人駒復日倍其數以此坐受其累不 吏于前二者受賄狗私乃以此輩假公責併今年報一駒後年徵一駒 影射故也其養騾馬帶駒多者何大率柔弱之人不善夤緣而監苑官 匹蓋以軍有月糧賞

1

Ä

X14 - - 1 +

間力有貧富不同所欠亦有多寡不等且東西南北之異處弟男子姪 從其便庶乎強者無所容其好而弱者無以隱其憂矣但各該軍餘中 又日前項軍餘領養馬匹派有名數追徵馬駒限有年分馬駒價值各 徵之勞矣 其分願耳前項銀兩每二年一次追徵記在官造册呈繳合于衙門遇 餘丁出于四人軍士有糧賞餘丁則無故裒多益寡彼此通融俾各得 官無駒者軍士每匹納銀四兩餘丁每匹納銀八兩蓋軍士出于一人 急之間不待辨而自見矣合無每軍止令養騾馬一匹餘丁四名比照 曾實有其數臣愚以爲少寬課賣之虛名以收有用之實效則輕重緩 俱送太僕寺印恪如此則額例不拘而有切實之效事體歸一而免追 有騎操官軍應該領馬者有馬給與馬匹無則就前將前銀眼同買給 有司四戶事例亦領養騾馬一匹仍每二年徵駒一匹有駒者即令報 然但各該軍餘所養馬匹旣有前弊大率有名無實不過紙上栽桑何 賜又與餘丁俱給有官田分在孳牧別無差占以此實派前數理固宜

官豪侵占軍餘不沾實惠致有無田在逃者弘治十三年該蒙兵部奏 又日洪武年間欽給草場本為孳牧馬匹後被各軍開種盜賣或別衞 給帖一紙遇有老疾病故等項即聽執帖告明就于本戶出幼餘丁或 則于其隻身軍士或貧薄欠馬餘丁止令一人領之免其徵駒仍每馬 卽量其力就其家卽其地品搭均勻俱以四丁爲則以便追倂其兒馬 之異居若不從其所便而概以名數分撥未免拗撓拂抑豈能久而不 名給田一頃三十五畝七分八釐故詭譎之徒偽報餘丁二三十名者 差主事黃清前來踏勘給與由帖當時止以人給而不以馬給每丁 避其于馬政不爲無益 在逃復業及提站瞭哨役滿之人接補如此則彼此適均好偽無所推 變耶今計前項軍餘丁多者止盡一戶丁少者二戶相兼各派以騾馬 輒得領田三四十頃考其養馬不過二三匹而已甚至全無馬匹者亦 養馬及有三五匹不等者其于祖宗給田初意大不相侔所以軍士相 得以冒田數頤而軟善之人從實報丁一二名者止得領田 気とし上 馬賢賞 一二頃而

良乎捨孳牧以爲勞縱市販以爲便未見其得也雖然設官之非其職 養馬地方從便折銀解部以備買馬民誠便盆乃推諸江北諸府亦定 以徵銀用下人所以不復孳牧官吏惟知集價應官而已且富民豪戶 規成憲如江南府州縣屬邑牧馬草塲烽堆明白見在也乃計畝起稅 武條格重種馬縣馬孳生永不可廢也今因應天鎮江太平等處謂非 茶鹽之課關市之征皆爲儲蓄經費計也至有馬政尤爲軍國重計嘗 則名當其實豪強不至兼併其于馬政似亦有裨 乘肥策良者阡陌成羣况古之晉冀騋牝所儲雲錦所蕃而謂盡無留 價通行焉則太僕點視憲職印俵何為哉大抵建議更法之臣不顧條 與審議故利弊尤悉焉夫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何其重哉蓋洪 李堂日國家常賦之制視古什一為輕而常制之外取之若盡其物如 有是理合無本寺俟其馬匹分撥停當之後次第清查田土若有盜賣 侵耕之弊各令照數還官每馬匹以畝數仍給帖與照聽其種收如此 沿迄今子孫相繼往往已開種白收子粒糧既不納馬復不養天下寧

討頻仍則阻壞混淆將蕩然無餘矣乃刮疲竈困弱商稅田課畝巧爲 處之轉運提舉非鹽課之司乎今所在漏巵于豪右轉利于霸猾而奏 多矣豈但馬政一事而已耶鹽法願征几以助國用也關征近制多監 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潰不可塞查得宣府成化二十 儲巏日本寺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爲因南方一二縣地 本意乎 于部署蓋取竭疲農不若征諸得利之商近世所通行也長蘆淮浙等 有損以後間有奏量與亦不盡從緣各境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剩 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例者衆日漸加增當時所積不多各邊不曾 水鄉等名少影額辦其惠奸容蠹也甚矣夫豈立制建官抑末助農之 九年至十八年則一十萬二千一百九十五兩矣寧夏弘治十八年以 今則一十六萬五千兩延綏成化年間止共討銀三萬九千兩自弘治 化二十年幷二十二年止奏討銀二萬八千三十兩自弘治十年等至 一年止奏討銀一萬兩自弘治十四年至今則一十三萬兩矣大同成 金ととした 馬贩賣

前節次止討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兩弘治十四年至今幾及六年則 治十二年至正德元年八年之間卻取過馬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一匹 萬匹俵養近圻以備征調然本意備經京營之用不專爲各邊之資緣 起自正統十四年為因虜寇犯順馬匹不敷歲取南北直隸等處馬二 倍于前可謂費出無經靡耗不資矣及照得本寺寄養順天等府馬匹 如甘肅遼東山西等處各次奏過一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二兩皆數 八十兩自弘治元年至今則節次共討過一十五萬九千兩有餘矣他 已七十萬兩矣陝西布政司等處止是成化二十二年取銀三千八百 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畜馬匹足備征調故也其後馬政廢弛 除給銀買補者不計已數倍于前矣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于邀 破查得宣府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十二年止取馬一萬九千一百三 四匹大同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七年止取馬一千九百六十五匹弘 十匹弘治十四年至正德元年六年之間取過馬二萬一千四百五十 人心狎頑一遇邊警輒言馬少張皇聲勢奏請紛然橫議一與牢不可

爲給予庶幾邊方不敢妄求朝廷不致徒費彼知馬不易得亦肯調養 復稽考任其耗費合無該部仍照先年良法今後奏討者嚴加覈實量 不料邊情之緩急不計內馬之盈虛隨其奏討之數輒給予之而又不 持查得先年邊方討馬兵部奏勘缺少是實方行量給其後不知緣何 **豈能一一覈實把總等官惟乾沒貨利豈能一一盡公甚至貪黷之徒** 求遂將騎操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不行賠償鎭巡大多闊略文法 矣又查本寺未收折色以求邊方正給馬匹今給價十萬作馬萬匹價 悉言若不計處國家之材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歲復一歲何以支 如近年都督莊鑑侵欺買馬價銀追贓罷官亦其一也其中弊病難以 少馬多以利于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不入軍中既爲有司尅減又爲軍 給本色以杜前與若謂寄養之馬不敷聽臣等多方措置又查得各邊 隨死隨討終累朝廷原其本心非全為馬合無今後邊方缺馬之時仍 士花費及至買馬所餘幾何價旣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終費官價 俱有餘糧屯田草撐椿頭等項銀兩以備買馬之費先年不曾給予本

ō

Ħ

いたことにし上

管馬官員督責養馬軍士務要飲秣以時陰息有地疾病者委之官醫 哉合無兵部行移巡鎮等官各以暴殄天物為戒愛惜國馬爲心選委 之不時馳死亦由于作止之無節要在得人專心牧養豈可盡談之馬 干遞年本寺發去價若干餘銀若干給過馬匹某城若干某堡若干如 寺銀兩邊無不足今歲給益多邊益不足何數必經查考方得其詳合 作賤者治以官法各照本寺奉物督理少卿止是每年到邊點開一次 間豈無瘦損作踐角賣私借之弊並無一字聲說况生病亦由于水草 邊討馬開稱馬死或生災病或因馳逐理或有之然不應如是之多其 臨期請給易以酌量若一時動衆與兵暫添銀兩不在此數又查得各 有奸弊聽參究事完之日具數造册收貯兵部預知其盈虧多寡之數 銀兩歲入若干收貯若干各該城堡騎兵若干有馬者若干該補者若 無兵部奏差風力郎中一員與同本寺督理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前項 合無今後點閘二次倒死者皮張縣尾俱有方准朋賠置補者齒歲身

材相應方准印烙但巡點之處不及大同緣大同銀馬一從本寺給予

若每事較量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堪臣等謂團營爲京輔之屯 買補馬匹不下數十萬兩及彼處餘糧屯田官地椿頭各項銀兩亦合 科道點閘少卿督理况邊方乎蓋巡撫等官于軍士務結之以恩臣等 比之邊備尤重提督極人臣之貴比之巡鎮尤尊朝廷慎重馬政尚有 兵部另行議處或者所見謂邊方重地鎮巡大臣聞外之事宜從寬大 查究前項京營住俸比較事例亦合通行但原無本寺官員督理乞勅 年十八年定州給與延綏馬匹共三千五百匹其遞年奏討本寺馬價 又查得陝西各邊因是地方曠遠道途艱難不來取馬止是弘治十七 督理少卿宣府大同各城堡等處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在邊將 住俸或奏聞區處天語丁寧俱有則例然遐邇一體內外一法合無刺 理營少卿奉有勅論內開比較百戶指揮等官損瘦倒失馬匹或按月 典牧之官正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土惕然悚懼俱知朝廷修建馬政法令嚴明庶幾變其舊習以圖後效** 既有相關亦合查點合無動令兼管庶幾人皆警畏事可貴成又查督

卷之七十

馬政前

ミナニ

踐之弊亦可以漸保其無矣或日騎軍步卒練習已久若通行選閱未 册兵部用印鈴縫一本收貯營中以備科道等官點驗一本送太僕寺 歲以上者免賠革去樁頭朋銀之例絕其衆擊易舉之私編成格眼文 軍養馬旣按月關支草料又以時下場牧放若處置有法騎養得人作 以憑本寺少卿點驗如有倒補轉換事故各該官員就註册眼爲照官 等補之其馬四歲以下倒死者責令全賠十四歲以上者獨其半二十 將所轄官軍從一詢驗家產財業分爲三等上等悉令養馬不足以中 禦侮也近年以來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告稱倒死無日無之多者十數 家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哉乞勅提督大臣各營選委忠實軍職一員 團營官軍大約不過十萬馬大約不下三萬以十萬之軍豈無三萬之 又狗私派領不恤貧軍奸頑之徒又多延捱比較以覲恩宥故也臣聞 士貪圖草料私賣以養馬爲累倚恃朋毀買補以馬死爲幸把總之官 匹少者四五匹以有限之馬供無窮之死誠可嘆惜原其所以蓋因軍 又曰團營軍馬內衛京師外備征調軍精馬壯二者相資可以壯威而

遞以憑點閘者是也以寄養馬册計之本寺一本及督理少卿分管寺 惜及責賠償十中一二又矮小老弱比之原馬眞駕駘易騏驥矣又孳 印之時投遞每年三月以裏止具總數申文到寺以憑轉報備用馬册 丞該府通判印記御史各一本是一事而五本矣工食解送官吏科擾 差印記者是也有備用馬册派取寄養馬未到先繳一本馬已到隨繳 匹直銀二十餘兩皆竭民賣血所得一旦付之軍士疲瘦倒死暴殄可 免更張夫古兵法騎可以為步步亦可以為騎若平時騎步不能相通 本寺以寄養馬匹行令各衙門一體照式編造可以常用少卿一年滿 亦須二本一留備照一候解馬到寺之日就同依准投遞其點馬簿册 孳生馬册各該衙門每年止須二本一留本處備照一候御史寺丞會 所費不資況其所造不過鈔膽視為文具勞民費財于事無益臣以為 生馬册每年開報孳生馬駒幷馬戶姓名本寺具數報册交與御史出 臨敵决戰何以出其制變乎況查京營馬匹不過三千已給三萬且每 本以憑查對者是也又有點馬簿册少卿寺丞等按臨所在臨期投

文解送既廢牧馬之舊規又失徵租之常例竊巴前項銀兩俱緣養馬 屬二十七州縣永平府等府自弘治六年起例以來各府徵收並無分 場近年法制更改徵納租銀除真定等府州每年解銀到部惟順天所 條例一年四季分併半年一造一年止造二次每造止許二本寬一分 又曰仁壽宮皇莊一處坐落霸州文安縣苑家口等里共退出八百二 卿一員遍歷查考可以革官吏之侵欺助邊方買馬之資也 而設比與別項課稅不同旣以徵收在官又非小民拖欠乞差本寺少 束順天管馬通判可以革去蓋止寄養事簡故也又各該地方俱有草 官員難以更改合將分管寺丞盡行減省專委少卿各府通判悉聽約 令煩民擾至于文移簿册迎送廩給皆爲民累查得少卿係奉勅督理 則民受一分之賜及照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馬匹比之別處不同馬 政官員旣有本寺少卿提督又有寺丞分理又有通判專管事少官多 十三頃五十四畝歸併五軍三千神機營牧馬外其坐落白鷲鄉等處 日交與接管少卿寺丞三年滿日交與接管寺丞惟季報文册乃欽定 卷之七十

為此最陛下留神遠圖與修馬政一旦俯從羣議雖母后莊田亦宛轉 臣因見地之羨餘悉取葦箔等稅此亦一時權宜之制耳今漂廢之餘 票等地觀其所稱四至頌畝與原草鴇相同亦必草場廢弛之先渾河 明前項科額悉行分豁使牧地無他征之擾庶幾可垂永久其壽府莊 孰重孰輕况草塲設自永樂初年而葦箔等科課起自近年葦箔等地 又蒙查理是亦陛下綜核名實之一端也然葦箔等用較之草場放牧 橫流散漫四出霸州上下漸爲淤漲蘆葦旋生放牧不到當時言利之 馬監退出侵過草場地共一百五十三頃俱坐落剷州安和鄉地方歸 **摥相連照前歸併三營牧馬皇莊退出侵過草揚地共一百四十頃御** 田一處坐落永清縣信安鎮地方共退出六百二十畝其地與霸州草 固草锡之地也又况邇來渾河改徙不產蘆葦又非宜征之地伏乞查 而改易矣霸州丈量退地之時適見工部奏委官員到彼踏勘業箔鐮 上白退還放牧仰窺皇度計遠處大而細微之利無益之征必不以此 いたととし上

者仍是內官羅全等見業霸州草場地里寬廣水草便利牧地之善惟

勅之官旣免造作之營且省浮冗之費其餘營房馬圈量宜成造若太 民過多日侵月削復踵前弊致損成規乞設立板本開寫民地四至頃 本州查對册籍于各家莊巢周圍兌換多立封堆以杜侵僭前次踏過 併三千營牧馬但恐下牧之時羣蹄踐踩或傷禾稼必啓爭端臣復委 等地審時應候轉徙放牧其所以爲馬政慮者至詳至備然歲久弊生 香河縣頭口社孟家莊等地方共退地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七畝六分 監陸愷奏討莊田一處坐落定與安肅二縣閻臺地方共退出地八百 中四面道里適均今欲議蓋官廳不免重費財用不如即守寺以處領 畝于官廳張掛或有侵踰舉首重治庶杜弊源內有義井輒在草場之 地土并今退出莊地計其頌畝不下數萬長畜茂草誠足牧放惟念居 不虞霸州一處固為足矣且防其雨水蚊蝱又設薊州香河閻臺三河 歸併神機營牧馬凡此草摥皆祖宗開創之時心思規畫蓄戰馬以備 五十一頃七十一畝歸併五軍營牧馬太監覃昌奏討莊田一處坐落

三十年來奏討僭種苑牧幾廢仰賴天啓聖智遠體祖宗之心大爲邊

方之慮察納廷論斷自宸衷特命臣等退出各項莊田以復舊額固足 永存矣 趙伸日陝西馬政壞亂極矣蓋有茶馬有鹽馬有太僕寺點馬寄之騎 考則點馬廢矣將以何者而騎征草揚册籍散逸無存豪強占買尋襲 操牧馬司之監苑鹽馬課之靈漳茶馬易之番地自金牌之制不行而 重申禁條敢言奏討者許令科道奏劾嚴加懲治則私蹊可絕而牧地 以擴前休而垂永久矣然事易于作始難于保終自今以往大昭王度 如舊則孳牧無地而牧軍因得以藉口奏討紛紅召商收價報中糧草 假以夤緣則措辦不時而鹽課于是乎大壤是知牧馬在官而不在民 招易日廢則茶馬去矣將以何者而孳牧自點視之法不嚴而僣朋無

亂西海地方番虜交馳事情緊急處處用馬必欲旋買原擬價值多家

監苑自夫北虜住套勢當大舉延寧固靖內外搖動甘肅迤西回賊作

不齊射利商人高抬時估欲增價則虧官欲減價則馬小嘗觀南北直

馬政前

三十五

** 卷之七十

鹽馬在商而不在官茶馬在夷而不在中國點馬在城堡衛所而不在

史照舊按理復議奏巡撫陝西都御史本等責任之外加以督理馬政 銀若是尅扣草料槽下倒失盜賣潤己查訪的實不分久近官降一級 營征調如臨陣對敵射傷倒死不分久近相剝明白分別等第追收樁 手册多則一萬少則五千奏討兵部主事一員居中監兌各鎮官軍回 京營官軍騎征近年遼劃宣大延綏等邊急缺戰馬亦嘗奏行該部充 間上苑一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各量減半復令奏討太僕寺 者一匹八十引輪發三邊給軍騎操其各鎮奏討納價補給禄糧修理 軍杖一百尤須追銀發寺貯庫買馬支用即今甘陝行寺苑監巡察御 衙門等項一人一時之見著為定令並革不用如係牧馬饭照永樂年 之權俾其上下網維容易稽考如係鹽馬上等者一匹鹽一百斤引中 價領用事雖不常卽其例也卽今宜查各鎮要害城堡土漢官軍籍名 馬價十萬相兼此間皆該寺收貯馬價以次買發搭配成羣孳牧科駒 一併給發各邊官軍領用其各苑牧軍各軍牧地見今豪強侵占盜賣

隸山東河南每年起俵備用馬匹投部發部轉發順天等府寄養本爲

情不堪是則馬之爲害也豈理也哉先年債帥剝削到骨衣糧賞資毫 遇有侵欠除應得罪名或議量減議全免庶無他變若日精于稽覈與 禁之可也固靖延寧衞所原有地畝朋銀備禦各路原領操馬除年遠 必須放舊集市招番以茶易馬每馬一匹或給百斤寧遺厚利于番夷 論則即已矣蓋寧失牧地之額不敢失衆庶之心西寧洮河三茶馬司 務在丈勘明白恢復故業果如封界淪沒事幾難就勿使附近百姓爭 毛未及于此追馬徵銀譬之病人殘喘命在日夕顧乃驅之荷戈負重 無致遺奸于茶戶彼以茶為命我以茶為馬一切私販通番之弊嚴為 難免于仆且死矣 勿論自今明立册籍各記原額俱自正德元年爲始查理除照例獨免 西 馬頭前 三十六

老之七十

	terr diff.	
黄仕傷	楊洪	黎:福
沐 英	文皇帝	高皇帝二月
		往行
馬鳴起	佚 名	佚 名
顧存仁	佚名	佚 名
王家植	沈昌世二月	袁表
吳允中	于慎行	萬鐘
譚學	吳時來	高文薦
王廷相	周 用	佚·名
謝汝儀七鳥	錢)被	閥仲宇
		掘仙
,		馬政後
رين		兵部二十
	一目錄 *『	西國開見錄卷之七十一日錄

者就令賠補永為定例設有緊急亦可調用遞年有無孳生不必追究 矮小老弱者賣價區處買補凌完原數照額養在民間府州縣官一年 已有定額但要種兒騾馬揀選四尺五歲以上十歲以下高大者存留 爲之痛心也先時議者有欲併去種馬止照地畝人丁出銀買馬此固 種馬之額而無種馬之實徒有孳生之名而無孳生之用臣愚所以甚 四次太僕寺官一年二次止見點視務要應肚病瘦者依律問罪倒失 可革時弊但祖宗養馬之法不可廢壞為今之計種馬地畝人丁歲收 閥仲宇曰祖宗立法種馬養在民間正欲孳生起俵以備邊用今雖有 兵部二十 西園開見錄卷之七十一 X R 馬政後 前言 ž # 嶺南 張 营益奇甫 輯

之煩絕管馬官吏書算人等科罰侵漁之弊公私皆得其便祖宗立法 蕃息而自蕃息種馬雖屬官不求其壯盛而亦壯盛免官府查算印記 得此皆情也亦勢必所致也臣廣詢博訪虧民損官其弊如此蒙皇上 大馬俱係民間所產類非天設地造議者以為地產有宜否則古人冀 俯察臣言勅行兵部從長議處施行則三五年間孳生旣屬下不求其 不可得種馬之額在官孳生之利聽民雖日撻而求無好孳生亦不可 至懸絕喂養科罰之害在民孽生之利在官雖日捷而求其好孽生决 北多良馬之說何每見諸載籍豐于民而嗇于官者蓋由利害之分遂 取孳生自然之利乎夫官馬民馬同一陰陽生生之道各處遞年起俵 悉聽自便利之所在又人所必與豈有不用心看養種馬依時羣蓋而 姓亦皆情原百姓止養種馬既不為孳生受害設有生好駒起俵變賣 種馬歲取備用一萬只得十匹買一匹以地論之則出于五頃十頃以 丁論之則出于二十五丁五十丁衆擎易舉就取三萬或銀馬中半百 太僕寺歲取備用大馬止照種馬定額派行各府州縣買解假如十萬

皆以官馬散之編民使代養也然神宗行之而文彦博諍之不得神宗 職治弗有牧法而弗免歲弊之償而責歲孳之駒得乎以百數十年種 法皆不然戶馬保馬行不再傳而輒就易轍尚爲古今遺恨今我國朝 卒日默于是有愧于文彦博矣哲宗嗣位收還保馬而置監官牧如故 原頒種馬一十二萬五千匹百數十年之久矣家弗有牧地人弗有牧 與其值令民自市又賦牧地與民又獨民科賦征役又民自願者聽今 我國朝馬政廣散官中種馬于南北直隸河南山東編戶之民令民家 人牧之而有專地治之而有統法自周以至唐可考也至宋中世王安 政至此極弊而重遺民害之甚民倦疲矣古者牧馬之政職之而有選 錢楩曰夫國家養兵以安內也畜馬以振兵而利之民也今見我朝馬 馬之舊專設御史歲臨印之旋斃旋饋而日責無已欲民無病得乎丘 自為牧而歲孳駒戶馬保馬之遺意也戶馬保馬歲給見馬或與馬或 石新法一行而戶馬之說起矣戶馬之法窮而保馬之令與戶馬保馬 をことナー 馬政長

養馬之意可保經久不廢矣

牧法也雖良馬亦斃而矧斃之餘也即歲償之皆爲也是故民間歲以 之例可得銀二百數十萬解貯太僕寺存備軍國之需其原額歲該起 省草料民財百十餘萬且民願以種馬變寶輪價如折色每匹二十兩 脂膏之聚置于馬販之手而尚入式之懼弗易也求一種孳之駒堪解 又數十年當此時已爲弊甚而冀拯以恤至在今日弊彌甚矣方今種 有通判一員以總理又量地方各設太僕寺寺丞一員以分管比較法 以入式者百無是也果見種徒存無益有害之甚請削去種馬之令歲 馬雖養于民歲計備用馬匹則非種所孳也何也民無牧地無牧人無 以爲根本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之而不爲之拯恤可乎夫丘濬至今 誠備而善也今之馬政日以就壞何哉正緣州縣管馬之官貪污者多 謝汝儀曰祖宗養馬之制州縣有判官縣丞或主簿一員以管理每府 夕一舉而上不廢法下邺生靈利萬萬矣 解備用馬本折二馬五千匹民間歡然仍如舊例爭先買解不缺是旦 濬議馬曰兩京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為甚朝廷立國于北藉此數郡

常及子女者有之及印烙一過上下帖然以為無事作踐者任伊作踐 **况備用不完年終有類參之例種馬則無追補之期喫緊于彼而優游** 矣乃若太僕寺寺丞之官賣重而權輕事多掣肘行之不易每年出巡 爲今之計合無遵照成化初年事例每年南北直隸各差御史一員河 **倒死者利其倒死凡此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民財可惜邦本宜慮** 補買者旣多價值自貴乘時射利之徒以致富而百姓囊橐罄然一空 于此固宜耳故倒死既多一遇差官印烙之年各該州縣同時比併買 比較兩運備用馬匹恆不及之是懼何暇復追種馬勢固有所不及也 置肥瘠于度外官以馬爲名謂之何哉如此而欲馬政之修于通判難 理刑名或追幷錢糧用以干名覷望旌獎己之職業若秦人之視越人 者恐點馬之起誘燭日玩時通不查理專務貂悅上官營求別委或問 **私圖便益習染成俗在在不免如此而欲馬政之修于州縣難矣府之** 通判較之州縣之官識廉耻顧行檢者尚多其弊亦有二焉柔懦無用 利馬之死不利馬之生一遇倒失按月收其常例謂之僉補民苟目前 Į 一会ででした十一 馬乗後

之費至少不下十兩水草牧放又用 不堪多作倒死弘治六年遂有倒失馬駒徵銀三兩虧欠徵銀二兩之 行報生某駒及駒生毛色不同遂置無用不免別買以務合册民由是 之方臨時爲逭罪之計而紙上栽桑之弊與焉如張三馬原未生駒預 俱有提問降級之例時承平則法易湮法易湮則官易怠平日無提調 成化以前每騾馬一匹俱是每二年納駒一匹數不及者各該管官員 又日種馬之養正欲其羣蓋孳息生駒起解以備邊用歷考祖宗之時 蓋實有所相濟而非有所相妨此條舉馬政第一義也 例此例施行而馬政壞矣何者每駒一匹而錄養三年方可起解草料 益而簽養得專官吏知務而奉法惟謹為寺丞者亦有所藉無復掣肘 條所言情弊逐一訪察禁約應提問者提問應參究者參究庶馬政有 分之官請印照常點烙如州縣官仍前貪污管馬通判荒廢本業與各 督理種馬提調生駒遇有倒死即令馬戶以時買補惟是點烙輪該年 南山東添註御史一員一年一次領物更替接官協同各太僕寺寺丞 一人主之熟若納銀而費少事輕

j

哉故當羣蓋之時將兒騾馬分布別用絕其生意間或種馬有孕百方 亦不查究有駒任意作踐故建議者有以不必養種馬言者有以但徵 用大馬一匹起解不必較其駒之有無生有好駒起俵變賣悉聽自便 之年官吏懼罪逼追小民臨時買駒多是如豺如狗充數塞白有駒之 錢况一倍再倍而不止者烏可胺有限之青脂養此無用之贅物哉此 所謂變而通之此例之行似甚便也但自是以來種備二馬判不相維 衝落求為虧欠不過的銀二兩或一生駒致令倒失納銀三兩輪點烙 弊之在于今日者也臣愚以爲州縣買解之馬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俱 立法之意但勢至于此而必有以處之之計臣所點烙馬匹共該入萬 有司每年止是比較買馬起解更不提調生駒種馬若無用之物無駒 名無駒之實正德二年御史王濟題奉欽依每年每馬一羣朋合買備 民間所養豈私馬生駒而官馬獨無哉昔之弊也在無駒爲有駒今之 入千五十九匹每日草料馬一分歲用財三十一萬七千一十二兩四 銀解部召商上納為言者此皆徒見末流之弊而不求其始有乖祖宗

又日祖宗養馬之制慮馬之多水草羣蓋或不能皆以其時騎使作踐 栽桑之病許被害之人陳告行之數年生駒既多流布民間不惟買馬 官員申明提問降級之例生駒不及不許考滿并轉遷若有前項紙上 之易而祖宗良法美意庶幾復矣 買俵大馬務要四尺以上稍不及亦不得准俵仍將羣頭馬戶各棒號 亦爲准俵以視優異爲勸如此則民知有養馬之利矣三年之中一匹 意以多寡坐之其起俵之駒仍照弘治九年事例齒少力強不及四尺 參照新例請自嘉靖三年爲始嚴督各該管馬官員務要提調生駒如 全不生駒者其該幫各馬起解之價務要一時追給一羣全不生駒者 戶隨丁田多寡分用若止生一駒二駒馬頭不必納駒于變賣銀內隨 弊也在有種若無種勸懲不明民心日懈耳爲今之計合無申明舊制 三年之內一馬生有三駒者內揀其一駒起俵一駒給馬頭以賞其勞 駒同貼戶變賣起俵之時乃照例一戶有馬三戶幫價馬頭眼同貼 月問擬發落或罰空腹銀二兩為戒如此則民知所懲矣各該管馬

<u>}</u>

求差使爲業甚者看馬獸醫又有一番額設醫獸又有一番看馬者多 之半年一換者有之甚至三月一換者有之不才官更因是利其交代 **意羣長常川存留在縣跟同里老人等朝暮打卯中間一年一換者有** 恐稽察之不及于是乎量為多少立有羣長所以都事而察其弊又懼 市井無賴額設者輪流應當故小民里長之役方滿羣長又及羣長之 醫所以責其往來治療馬匹立法之意如斯而已今有司不能講求法 乎馬之病如人之病其弊之多橫死可惜也于是乎羣長之下又立獸 不以其當爲者賁之此其弊之在今日者也臣伏覩洪武二十八年事 役未歇醫獸復來往來奔命皆爲馬而已問其本業茫然不知有司亦 以爲侵漁之計醫獸人有一番弓兵各官分派侵占狡猾之徒因而營 約直隸者每馬五十匹立一羣長在山東者每馬五羣立一羣長惟直 醫獸每州定設二名每縣一名歲終更替欽此以臣所歷州縣查之大 治馬匹永樂十八年事例每馬十匹立羣長一人成化八年事例各處 例每馬五匹立羣長一人每羣長下選聰明子弟二三人習學醫獸看

一詞致後

及馬戶若未曾舉呈驗其脊破觔傷者罪及羣長醫獸則以療之多寡 馬若干各該官員親筆填註卯簿季點時視若報定駒而致落胎者罪 州縣多寡降殺市井無籍與輪流充當等項一切革去仍物各該州縣 該馬戶羣蓋以時務要生駒若有將馬耕田耕地使車賃雇與人等項 許更替一次中間參錯不齊者通行改正使其常川在鄉往來調督各 永樂十八年事例通行有馬州縣定為五十匹設立羣長 用一二醫獸跟押看治勢不可得而行也為今之計合無將羣長遵照 千之上概以一二名限之顧東失西更濟何事又況起解大馬中途恆 各該作踐馬匹人戶若干于醫獸賣之牛月之中醫過馬若干致倒失 止許朔望點卯一次于羣長賣其半月之中提調羣蓋過定駒馬若干 作踐者具呈州縣從重究治獸醫各肄定業成者一人專以看治馬匹 五百九十五匹羣長乃有二十九名之多至若醫獸雖馬少州縣亦有 隸河間 四五六名是成化八年之例未嘗行也所以然者州縣之大馬常至 一府河南開封三府最爲參錯不齊順德邯鄲一 縣種馬止有 一人一年方

着さ十十一

害之人陳告問擬違制庶幾職業不妨馬政可修矣 定其勤惰能修其業復其本身若治療無狀另行更換如此則彼知本 之家營求撥爲餘地貧窮下戶凑合養馬餘地之費每年每畝出銀一 又曰直隸養馬之例每地五十畝養一兒馬百畝養一縣馬此外又有 實而養馬草科日不可無買馬坐派歲不能免故狡猾者束手傍觀而 二分若養馬一年至少亦費銀一錢又況餘地有徵銀之名無解銀之 之謂也使此地俱存馬何累哉但編僉之時各該官員假手書吏得過 該領馬一百匹若止有九十匹其剩下十頃者聽其養馬餘地之謂也 出賣或受累不過舉家逃移有馬頭逃而累及貼戶者有貼戶逃而累 小民日以累窮即此由耳故一時追馬緊急或將養馬畝地揑作白地 內牧兒馬名爲五十畝者有之縣馬名爲百畝二頃三頃者有之白地 何謂白地直隸之地有例不起科者以不起科之地通融養馬徵糧地 餘地有白地何謂餘地假如一縣原有養馬地百頃通以騾馬計之算 分之當爲而咸思勉矣若州縣官吏仍常川拘留在縣役替等項許被 見 卷之七十一 馬頭後

縣逐一查勘原係養馬地土至今逃絕共若干卽將現在餘地人戶照 之時暫令里甲賠納亦輕少易辦如此狡猾者不得以幸免貧窮者不 逃亡之地仍編入餘地內候逃戶復業照常徵銀解寺或軍需索緊急 民已不堪烏可復加棄餘地以瞻之濟時上策無過如此而司國計者 徒生民之困莫之省耳此皆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爲見在之馬而 彼保烏常有一定哉皆狡猾之徒以此藉口恐嚇官吏而苟禄少剛之 落自相排擠如第一社原编馬五十匹今雖戶口消耗不得減少如第 役之時各甲名下預行斂銀買馬以備差撥其來舊矣自配立馬戶而 又曰州縣立里甲之馬所以應付使客接濟往來故十年一次輪流應 至于獨累養馬之餘地自存小民之貧困得以蘇矣 數撥補仍點此社不足彼社得以補之不得自相排擠累靠損而各該 恆以軍需為解又恐行之未易也為今日之計合無通行直隸養馬州 及馬頭者往往皆然故地之見在者無幾臣又訪得各處風土多條村 二社原養馬二十匹今雖人戶蕃息馬不增多夫州縣之馬固有額設

違犯而無忌爲今日之計合無備行有馬府分嚴督府屬州縣凡遇里 之殊歲月既深難于查考禁約雖存竟為虛文小民隱忍而合冤官吏 臣查得弘治九年事例借撥官馬至瘦損倒死州縣五十匹府二百匹 何但此之害有時而里甲之馬不足無時得休此亦弊之在今日者也 長出役各照詳前年事例務買馬匹遞以接濟往來該府仍將督買過 雙人或負重行李教死不膽奚眼生駒况又賠辦草料出差僱覓一人 受偏手故行賣放專一將種馬輪流差撥月無虛日歲無虛月或歌載 務要訪明輕則問罪發落重則指實參奏仍爲定法州縣官但借用種 里甲馬匹毛齒每年開報該管寺丞處查考如有前項侵欺賣放情弊 以上借者及管馬官各降一級欽此但借撥有多寡之異致死有前後 又累馬戶重行買補玩法殃民豈忍言哉更不止此有兵備地方調種 跟馬害有不可盡述者一為跑走所傷療破中風觔傷腿瘤遂至倒死 馬以拿賊者有之府佐下縣勒種馬以擺道者有之官吏望風莫敢誰 有司視種馬爲無用之物里甲之馬多不查死其間復有貪污官吏暗 卷之七十一 月页货

具奏而今之季報猶在是此例未常革也臣又訪得各州縣官點馬造 紙上空文千無一實寺丞出巡未聞查對臣今點烙亦無底册可考兩 或倍于此而計所費亦不對也況其所開報舊管新收開除之數俱是 頭人等遂假此以爲科斂之媒造册之費能幾何而一馬或斂錢百文 繳欽此但法久而廢定駒顧駒重駒官吏通不查驗季報之册書吏羣 補孳生馬為新收事故交俵等項為開除季終為實在經送太僕寺類 見駒若干明白附寫以候太僕寺官出巡比較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 又曰洪武榜例凡管馬官吏時常下鄉提調驗看馬匹要見定駒若干 庶幾上下有所持循而馬可無借撥之擾也 報之煩盡皆減省惟年終各府種馬并解過備用馬匹數目多寡造册 不相照故民財徒費誠爲無用正德二年御史王濟題奉欽依每年季 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几季報原領馬爲舊管買 馬一匹掌印官即以違制問罪管馬官以廢職受罰致損五十匹二百 匹以上者照例送部降級其兵備官府佐出巡擅行調用者一體禁革

計合無酌量馬匹多寡各府州縣動支無礙官銀通置循環文簿二扇 其費當去其名而太僕寺專管馬匹漫無稽考亦於專體未宜爲今之 費什一為馬而費者恆什九凡此亦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爲欲去 考每三年印格之後方許改造一次惟年終各府將買補過種馬并解 報不實責及官吏瘦損倒失者責限追補應壯生駒者別行慰論 若干管馬通判輪該季點之時府中領出存留之簿前去點視比對開 環字簿寫開冬夏月分其在州縣之簿通將印過馬匹毛齒馬頭姓名 州縣簿用府印鈴記各府簿用太僕寺印鈴記循字簿寫開春秋月分 册寺丞出巡造册凡寺府管馬官廩給柴炭紙箚俱出馬戶故養馬之 倒失定駒等項略節總目一留太僕寺一發各府亦循去環來按季查 許收補其各府之簿不必開造毛齒姓名止寫各州縣原額每季應損 由親筆填註府簿俱不必另造點册虛費民財惟倒死馬匹非寺丞不 又曰修舉馬政誠爲緊急而寺丞之出亦止弔府簿查點各將點過緣 一樣開造一留本府一發各州縣循去環來按季查考每季要見廳損

I

いたととしたし

萬八千九百三十八頃有餘每地五十畝寄養馬一匹實編過寄養馬 中外受傷彼此交病似非常策所宜憐處此又今日之弊之大者也臣 難于追補通付不省民無所忌頑猾之徒因緣爲奸作踐致死捏作倒 累死于獄此畿內地方寄養之受病也如此積時累歲倒死數多有司 此猶可言其甚者一馬死一馬又來曾謂幾何死者又繼因而逃移或 免露之于外寒暑之欺凌霜雪之侵剥馬以病死舉其產不足以償之 養之人戶數少未免差及下戶之人所居不避風雨馬從何地養之未 查得十一年太僕寺清查過順天府所屬州縣免糧養馬之地實有二 及鹪鸭犬豕然言之可傷心也臣愚以爲民者國家之元氣所係不小 矣夫州縣買解之馬皆竭民脂膏割其骨肉以求充數發其寄養曾不 失而弊端百出矣如豐潤一縣前後發下馬一千入百一十餘匹今見 也倘蒙賜之施行政之偏弊不無有所補矣 在上一百七十有零中間瘦病恆又半之其他地方雖不盡然概可見 四萬一千五百六十匹其剩下地土今安在哉根本之地尤當致意者 卷之七十一 九

被內外權勢乘時妄指奏討奸人捏故投獻大率開犯耕種侵牟占奪 初各營馬例該存留聽用外其餘本部推舉坐營官一員請勅管領下 **墾成田者照畝收銀解送兵部轉發太僕寺寄庫聽候買馬則是草塲** 中御史幷戶部兵部委官清查各衛草場有草未黎去處仍舊牧放已 必順勞逸之節必辨寒温之時在牧則有房在廢則有閑所以國馬蕃 舉行夷考牧馬之實不過存羊之名而已况古人養馬必適飢渴之宜 之程而成田其原額之失舊規之廢朝廷固知之矣雖下塲之令每歲 十亡八九朝廷屢有禁例然弊成因襲終難釐正弘治年間乃令給事 奏其立法未爲不盡善矣奈何各該草塲地土附近京師累朝以來節 **摥牧放至九月終回營又奏差科道官點閘几馬匹倒死官軍逃亡領** 置草摥于順天保定等府宛平大與等縣牧放騎操馬匹每歲春末夏 勃官按月造報如有納賄買閘不行提督致馬瘦損者點閘官指實參 凡幾變矣我朝承樂以後錦衣旗手等三十衛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 □□□□日國家之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馬古今牧馬之政班班簡册

禮奉勅管領下場馬二千餘匹其牧放之苦已不能免于如前所言今 牧之政者也然又豈敢飾詞隱實以欺陛下哉竊見近日襄城伯李全 難驅此臣之所以夙夜疚心愧未能有大經久之謀可以仰裨國家監 時聚集點罷則隨散歸雖有下塲之名殊無牧放之實法至于弊勢所 不過三五千匹而一往一返倒死必多軍士貧難逃亡相繼遇點則一 之處則又積爲湖淀漫生萑華人馬皆不可近而又無廬次可以棲止 盛而雲錦成羣也今各該草場除耕鑿之外可爲牧地者無幾其低窪 處則有疫癘之虞露宿則有蝱蚋之害炎風赤日灼體熏心加以飲食 士之苦益有不堪况近日大雨時行暑氣方溽泥療遍野鬱蒸中人羣 又以聽征馬六千盆之則人馬動以萬計殆恐管領之官難于調度軍 無廢房可以蔽蓋馬不免買草以喂人不免裹糧相從常年下摥之馬 算則有徒拘節省之名坐受虧損之實得不慎失利不補傷况緣此重 不繼寢息無所人困而踣馬疲而病將見數月之內士馬物故不可勝 失軍士之心又何有于戰關之氣且防虜防寇俱屬高秋正宜留存以

西西斯見典

再政後

未必馬騰而士盡飽也其于軍機國計豈不兩失而俱病哉昨者伏聞 成命臣等即問之都督桂勇又問之惠安伯張偉及訪之下势把總指 給草料一半嚴限十日赴營操點一次不許私自逃回所騎馬匹不得 征馬六千匹賣令軍人自領聽其就近隨便牧放不必拘之下場仍月 上陳如蒙聖慈軫念乞物兵部會同坐營總兵官從長計議合無將聽 揮等官又訪之在營號頭等官皆稱非便出而聞之道路則人言籍籍 俟調發萬一畿甸有桴皷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雖日朝呼而夕可至 民居稍遠極目荒墟曠無屋宇人馬無所隱庇露宿蒼莽之中以致暑 私兩便人馬俱利軍情慰悅無不感戴天思而長懷敵愾之心矣 瘦損遇警調用尤爲易集待九月天氣凉冷照例回營操練如此其公 士心海海愛愁厭苦有莫可控訴之意是以臣等不遑寧處賴敢昧死 雨蚊庭之生噬醫肌膚馬多瘦損士卒不樂就牧百計逃避陛下鑒其 以房其順時調變以善其生者無不至也今霸州等處舊設草場去處 周用日古圉師教圉人養馬冬麼夏房冬寒則燠之以麼夏炎故涼之

卷之七十一

錢以養馬况貧難之軍自給不暇安能念及于公家之畜哉無怪乎在 料不足查得團營馬匹有日存操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無料無草 馬給于官非着己之物自備草料乃切身之苦雖得過軍士猶不肯賠 不足下摥之馬止得半年之料而無草亦九個月草與料皆爲不足矣 惟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終止二項之馬俱有料而所給之草又俱止 瘦死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一也給領失宜二也飯養無法三也何謂草 **倒死此馬出小民青脂今處之輕如草芥誠為可惜臣等會看得馬之** 居馬亦得以就其隱庇復于居中建立廨宇以處領勅之官使得便于 三個月以一年計之存操之馬俱有料而無草者九個月似料製而草 點開庶幾人馬有依而邊界亦永固矣 之乎又况迄今所築封堆不過數年風消雨冰漸就平夷將復迷其處 宿弊近命科道官點閘此誠防閑之至也然既有以防之寧可無以處 王庭相曰團營馬匹乃朝廷武備大計所關軍士領養之後多致瘦損 所爲今之計不若緣其邊界量立鋪舍數座使軍士分地而牧創屋而

メンス・ - - 1 -

馬贩後

管草場乃爲牧馬而設今所收租銀以之養馬乃爲本等今則收貯太 添六個月之料三個月之草通融放給亦可彀一年之用再照兵部團 之豈肯惜些小草料之費而致傷數十兩之多之馬哉合無將存操馬 則草料馬匹皆切己之物必酌量事體之輕重分別利害之多寡而行 不及財掌財者意不急馬競其職以爲虧故如是耳使通做一家幹事 者一倍之利而所失者數十倍之多豈非顯越無算乎蓋以掌馬者權 足食之馬惟日俟其斃而已則馬之爲命豈不冤哉且一馬之價小民 匹再添三個月之草料按月給籌半根六個月共十二根下獨馬匹再 解俵到京所費無慮三四十兩而乃吝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是所惜 膠柱之政乎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以非着己而不肯賠則夫無所 士自備而何所出哉此時猶執下塲採青之例豈非名實相背而近于 而民間納租銀營馬隨便牧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其牧馬之資非軍 以舊例止之即如下傷之馬弘治以來尚隨傷牧放今草場半爲田畝 營之馬日惟饑痩而多斃矣此情甚眞此理甚明無難知者而該部每

"馬未開地上劃州尚有地七百二十三頃九十七畝五分霸州尚有地 ·依期徵收完日通解戶部以備營馬草料不敷之用又查劃霸二州牧 絲通爲給軍養馬之數亦足以助戶部草料之費似爲便宜何謂給領 萬七百三十六雨二錢二分九釐二絲至今並無分毫散解到寺豈怠 失宜軍士家道得過則居必有房屋付之養馬草料必不短少頓置必 **截而馬苦矣待糧則食必無餘而自養不足則草料之資反以養人而** 待糧而食賃房則馬必無棲止而露地以居露居則雨雪之來無以遮 倖差撥務取輕閑富者既不領馬所領必及于貧此等貧軍賃房而居 不暴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過者以顧家為累賄賂人情百方買脫僥 租銀二分一年共該租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十入雨六錢三分三釐二 五千二百四十頃二畝二分四釐五絲若通行召民佃納每畝照舊收 **缓乾沒重傷國課乎今後草場租銀該部定委廉能官員會同州縣官** 共該六年每年租銀入千四百五十六兩三分入釐二絲六年共該五 僕寺為買馬之用似為不倫且自嘉靖七年題准之後至嘉靖十二年 *之七十一

之馬合無兵部科道官再行點軍□退貧軍仍赴京操練每一把總官 有上廳者有中廳者有無廳者除上廳中廳聽其自養不計外其無廳 比較肥瘦之令終無以察其草料之實若不制以飯養之法終莫敖其 奸頑之徒未關本色則已賣籌與人關到折色徒爲自養之具而惟啖 中間畏法之人愛惜馬匹飯以實草料其馬始終廳壯無他病損有等 為便宜何謂餧養失法士卒間出草料散出各處從其自養莫有稽考 以熟草細料酸之餘畢各散臣等亦不時差人驗視夜間聽其自養 各會集一處或街或巷空地中酉二時把總官親到其處一二點視皆 害養之弊查得在營每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 **壯之馬數月之後即生贏病不堪騎操甚者不能食糟因之而斃雖有** 以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做應而壯力雖強 查出賃房貧軍所領之馬一一交與領養如此馬皆得所不致損傷似 同點軍科道官將三大營并團營軍士從公查審但條得過之家通行 馬凱矣馬苦而飢欲其不瘦損而斃得乎合無兵部再行計處差官會

耳任軍變賣不計得值多少大都馬卽為甚價必二三兩之間令軍收 也歲費數萬軍需以養此羸弱駘駕之馬如捐金玉而塡溝壑國儲營 倒失至五百匹以上行太僕寺兌給一次以爲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 濫給合無兵部再行計處將團營聽征馬匹擬為定數若干每遇事故 行嚴禁不得飯以酒糟若被地方兩鄰告發或在營驗出皆送法司問 貯而其本馬草料仍許關支待三月之後軍士所得草料又在二三兩 伍其兩損多矣欲將各馬匹老弱不堪者陸續沙汰約計無踰二千匹 飼者動以萬數而廳壯可備禦侮者僅十之七八耳其二三者未可用 高文薦曰馬匹羸弱一日不死則其支食草料與良馬同問其登籍待 有各州縣寄養備用馬二萬鄰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者數少亦不必 罪如此則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似為便宜再點聽征馬匹雖大邊情 個月之後點軍科道驗有應息者免其會鲧其有無應息養者科道仍 匹性命而戶部草料之費亦可以節省矣 調遣多不過二萬之數再有馬匹存營操守亦不穀用倘事勢緊急尤 3 月 儿 +==

將前養無用之種馬盡行變價解部以備兵的之需如一馬定價銀十 養馬草料當收仍令種馬一匹每歲折草料銀二兩則每府每歲可納 銀數萬兩合各府州縣可得二十餘萬矣夫戰馬之數猶故也解俵之 合無今後總計每年應計之馬若干某省若干俱照數買馬按季起解 生備用馬也今備用馬旣別買矣則此種馬不亦豢虛名而貽實害乎 之駒解京備用其法非不善也但久而弊生兼以牧場狹隘而所飼之 吳時來曰馬政邊地有官牧馬矣腹裏有民牧馬計丁養馬歲以所孳 費爲虛靡今日之費得實用耳而倒死不與焉 兩則每府不等可得數十餘萬兩合各府可得百餘萬兩種馬旣革則 王濟奏准令馬戶朋錢別買解用官民頗稱兩便夫種馬之設專爲孽 馬所華之駒類多弱小不堪遂致逋欠敷多馬戶逃竄正德二年御史 所謂草料三月者約銀不過六七兩更馬亦費不更馬亦費但前日之 之間矣舊例馬匹倒死計年月久近貴軍陪償亦在二三兩之間持此 三者令軍另買馬一匹必得廳壯以實營伍而軍士亦無倒死之憂是

着之七十一

干頃以爲春秋牧放之所是知牧馬而不知所以牧馬也然為有三大 民牧之大害而宜亟革者 種盡革則兒軍將何以哉蓋不知兒軍之數有皆取于寄養馬中自艾 此足國裕民之計所當併議者也或以近日秋防兌軍亦取之種馬若 弊焉不可不察也夫馬旣出牧遠者三五十里近者亦不下二三十里 譚學日查得先年設有牧馬草場每歲去城三十里或五十里各設若 巡撫漫及于保定種馬乃猾吏開賣放之端肆侵擾之弊歲亡歲補正 臨邊竊伏俟其無備乘間直入常爲所掠正古人所謂藉寇兵而齎盜 丁猶故也但于種馬一通融之而無的獲急用之資百姓免無窮之害 之計臣又查得邊方實腴土田先年多爲僧人倚附勳戚任情占種謂 干通計若干歲得草若干計亦可足否則境盡荒田悉爲召佃爲日 名而無草之實三也爲今之計莫若招人佃種量地厚薄每畝納草若 糧者二也邊方地土多鹵薄茂草亦少有牧之名而無牧之實有草之 時有警出兵則往返收取之間不能猝至多誤機宜一也每遇大虜

随見執

A.J.

馬頭後

者其弊多端難以悉舉此固官軍之罪與由該管官員比較不嚴所致 萬公鐘疏日竊惟營伍操練以馬爲先近年南京營馬匹倒失相繼見 在者亦多瘦損不堪蓋因領操官軍不肯用心愛養有尅減草料者有 之患害此則又非該管官員勢力所必能禁沮者查得見行事例官軍 及訪得南京守備等衙門及坐營都督等官名下參隨各邑人員多有 雇借與人騎坐者有私幹走遞及駅載物件者有故意傷殘圖仗犒勞 占用官馬居則伺候于門出則擁隨于後馳驟任意調歇失宜尤爲馬

干所領官軍姓名年月及馬匹歲數毛色各就填註于下仍將本營把 本部委官幷兵科給事中處交收遇存操時月常加點開除官軍倒失 員與同本部委官查點行令各營將原領馬匹盡數查出倒失事故若 部屬官點看合無比照前例今後各營馬匹添差南京兵科給事中 所懲本部舊例雖每年委有屬官一員查點但事多掣肘名存實亡近 者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例非不明久而人玩至於倒失馬匹 將官馬走遞駅載等項及雇借與人者各問罪罰馬一匹又一款在京 總管隊等官職名明白開報以憑查考每上下半年各造清册二本送 壞戰船該工部擬議添差南京兵部屬官點看及兵科給事中與同工 甚易關于武備者甚重而視之甚輕失今不處恐馬政廢壞日甚于 年本部因見無益遂乃停止臣等竊思馬匹取于官民者甚難而棄之 止是領馬官軍有決罰幷追納椿頭之例其該管官員略無處治罔知 坐營管操內外官幷把總以下官若將馬匹私占騎用及撥與人騎坐 日矣查得近爲會議重大事宜諸乞聖裁以神修省事因操江官軍輕 百 Ų 為政後

卷之七十一

者更乞天語丁學重加戒諭庶臣等各官得以選奉行事而積廢馬政 官具呈本部及兵科給事中各指實參奏其下場牧放之時舊該監察 團營內外提督等官依擬着實舉行况南京法令寬縱又有甚于京營 下比來馬政甚多廢弛近該內閣輔臣極言其弊荷蒙聖明采納申勃 御史一員點視各項事例照前一體施行臣等又爲經營切近輩數之 仍從重罰馬二匹各衙門敢有不以軍國馬政為重占恡阻撓者聽委 **條綠吏舍人等項比照官軍事例問罪罰馬一匹若占用三匹以上者** 守備衙門或有舊例亦當定與匹數庶免冒濫以後再有故違占用之 京守備等衙門幷坐營都督等官各嚴禁下人不許仍前占用官馬如 人若係職官比照坐營等官事例会問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 僕寺少卿所奉勅書開載事例備行本部轉行各官遵照施行仍行南 例參問追罰降級外其該管官員名下官軍倒失馬數多者亦當量其 輕重住俸參問但例未該載本部難便定擬乞物兵部查點京營馬太 原馬及雇借馱載坐營以下官員私占及撥與人騎坐等項俱照依舊

吳九中日直隸河南山東歲解馬二萬匹每一匹馬除官銀三十兩外 蓋自秦非主馬沂渭之間天下蕃牧皆聚于此今陝西太僕所主監苑 馬三萬匹其苑牧之盛如此唐時王毛仲張萬歲所主監苑亦在關中 民間賠費不止加倍俵解一出舉家皇皇一聞揀退中人之產如遭滅 胡馬數萬無所用之至令軍士領養公私須費若修舉陝西馬政北邊 想因漢唐之舊而馬數之多則相去遠甚自隆慶以來通關互市歲得 于慎行日漢時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官奴婢三萬人養 矣甚有再之不已而至于三矣收者未必皆上駟退者未必皆爲點總 門之殃搜括無借為之質田園貨豪門再購良馬以往及至而復棟退 所得胡馬皆令圉人主之清覈牧地稽補圉卒可使苑政修舉蓄馬蕃 之眼昧五色而妄爲顛倒耳哀哀小民囊囊能幾而能堪此苦累也田 息關市之貿易惟恐其不多矣 可以漸次復修矣 園耗盡株連同宗同宗幫盡蔓延里黨此六七年前故事而三省瘡痍 野政後

色と七十一

然監坊故地多被權嬖奏討或為皇莊侵佔弘治問雖當清理而因循 之吏斷不敢以款段速戾而三省殘黎庶有廖乎 欺蔽者不能盡無以致牧地日蹙而孳息未蕃愚思孟子言百畝之田 皇上巫勅兵部以及冏寺痛禁貧軍之踐踩力刻豪貴之強占而至于 今國家兼三者而用之其牧于官者即唐四十八監宋十八監之意也 袁表日前輩謂賦之于民不若貨之于邊貨之于邊又不若牧之于官 解馬苟非為劣老病無或任意輕擲惟責成有司如式解進苟非昏疲 不數月而骨立如柴矣萬一烽火突傳謂能策此以折衝禦侮耶臣願 迄今尤未甦也間有節愛有司改為官解小民如脫水火然揀退多而 棄骸草料付之烏有或轉僱于郵傳或坐占于宦練終日不見寸草粒 買補無湊則亦法之窮矣夫小民之俵解之苦如此一給貧軍則視為 可樹藝者不問侵占未占俱發民為業量起徵科以助獨秣另擇山林 可瞻八口今地一頃而牧馬不能二匹當差官踏勘舊牧地果有實腴 豆夜來啖以惡漿粗醨一飽無時暴露于烈日嚴霜之中從有驊驅亦

49 -- -

慎生者課其入庶無損于官而稍寬于民矣又官馬民馬凡有征行給 以新馬四伍為社五社為甲甲有長歲一閱其肥瘠餘是而斃者責其 天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爲甚今當悉牧之于官不然亦宜優爲之制 謀也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顧者聽及以官馬給之既免其糧草復免其 做其法凡牝馬四匹則牧養一以此五家爲一伍一伍之中歲止實其 如一家養馬一匹應盡過其雜役量免其糧稅周禮持居四之一今當 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賠償無已民何以爲生乎順 必報數死必責價一馬之斃未價而後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俵而後歲 與否也糧草戶役征輪如故既為身而差復為馬而役既供獨糧以給 他役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 周而所置之牧势亦可免勢家之凌奪矣其牧于民者即王安石之遺 公家之用復備獨秣以爲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爲甚矣夫養馬之令生 原隰難耕而宜牧者置爲牧院如此則所征之獨秣可以資飼養之不 騎母馬過十二歲即委之于養馬之民聽其醫賣不責其值而復給

温 周 儿 炸回

卷之七十一 ……

不常非時馳还凌虐致死為衆所共知亦審其情而責其僕不可盡死 不赦衆所共知者惟取同伍保勘以皮尾入官而已雖在旬外而飼秣 貧困固有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者何不諒也雖在旬內而馬有奇疾 周禮旬內則償旬外則否之意勿泥今律死損並不准除之文蓋軍人 勿以給非惟行陣有誤而偶致損斃恐累軍賠償又凡給馬有損當依 于騎士須先進強壯者後及次者皆書其齒毛體質及主者名瘠弱者

減市馬之茶直賜養馬之民戶而易其一伍中所餘之駒則貨不出國 泊之廢驛大率一馬之費不下二十千而所得之馬又未必可用曷若 也若今之茶馬司之置以無用之茶易所重之馬似未爲先計者然如 分設官吏計民課茶固已不勝其費及其得馬而回也在道之糧草停 而馬自足供也

沈昌世日夫馬之耗也馬政強也必先詰其強之故而後補敖可施國 瘠而馬始肥馬之死制命在軍軍恤馬而馬不耗今種馬寄養馬比戶 制自魔西監牧外馬皆民牧解俵而後給軍故馬之生制命在民民不

賠償貧軍何辜堪此重費率赦宥不行若移此令行之戎弁誠允且愜 軍流汗踵隨草行露宿或馬未倒而人先損矣故軍士爭盜獨粟利馬 養之家丁有往來承奉之過客皆借騎軍馬馬必擇駿足揮鞭迅馳本 數十金以鲍奸胥民力苦于徽剌不遑及馬故馬卒弱小若軍士得馬 **胥科索里甲浸漁而馬之獨秣煩費不與焉起俵馬匹每懼革退又捐** 遇虜警捐厚價以收款段將焉用之故弊但去其甚耳舊制十五丁養 匱乏至此極哉國馬不蓄邊方乏騎坐收折價戎吏侵欺名有實亡猝 變易則不可知昔年鹽法之變額增數倍當時謂裕國奇策孰知邊儲 多則削軍實證當行革黜此曹庶知警乎議者憫民疲困欲將俵馬計 竊計馬力可支十年十年內營馬無故倒死令把總等官買賠馬倒數 瘦剝一有壯騎營中國視爲不祥給未旬朔伏櫪已補往者馬死賣軍 豈不欲罄控沃若馳騁射獵而馬多倒死者戎吏咎也戎吏有親信驕 匹徵銀斥賣無用之騎以休民力甚盛心也驀惟祖宗制度修復則可 口而賦之有編審之擾有點視之擾有交兌之擾有印烙之擾此皆吏

將請乞紛紜太僕莫措內廢非外臣所詰徒扼腕矣馬烏得不耗寄養 之例不可增俵散之例不可減歇牝三千惟望隱西牧苑耳秦良之畜 嗟乎數皮歸資市馬特金館之續矣茶馬不諳水土牧吏爲之攢眉邊 監事久任而責其功積俸進秋狗貳都御史皆可,兼假有司聽其舉劾 常事多掣肘雖張萬歲王毛仲不能收雲錦效也宜委巡茶憲臣兼董 開法務簡易則奸吏不勒案馬大蕃育而民亦息肩矣陝西牧監初甚 之入似于養狙小民因折買而受奸胥之逼實爲鲍蠹因時披弊其在 本色弊紛紛矣無種而饋其駒無馬而取其值國家假牧馬以收厚貲 獨料以厚其養禁盜賣節俵散以防其耗人所抵掌談者可實舉行耳 耗減總制楊公一清兼理之馬增數倍今監院卿秩薄為左遷附轉不 船毛色不必盡同平居稍寬法制民得騎坐演習則臨陣不為解俵點 則人不敢弁髦視而牧苑軍吏兢奉法別羣黎駒以廣其生時涼燠豐 復種馬乎復種馬獨雜徭課生駒罷折買偶有走失民當別市但禁駕 縣馬三年課一駒民不爲厲自種馬變而解俵解俵變而有改折有

一卷之七十一

足而謂可復改折耶以馬則無復可折以銀則祗有四十二萬之額解 著爲例各省直歲額解折色四十二萬有奇乃所存本色四分計春秋 間以銀易馬則馬政之一變矣隆慶時種馬盡行變價南馬俱改折色 愈不得不欠矣積欠之數固多遼鎮之需尤壓于是又有欲以春秋二 乃供各鎮四十五萬之年例則不得不欠矣又增額外登極之皇賞則 之資浸假盡爲戶部所借而冏寺枵然無餘矣其在今日則隆慶時所 政选變問寺始有錢糧之入積至一千有餘萬原非初意儲之爲買馬 惟北直隸河南山東俵馬六分折色四分本色則馬政又一變矣自馬 征討入衛應援之用蓋其重哉迨宣德正統間馬日蕃庶恐養戶不瞻 為天下最是在得人而任乎 運改折者夫亦計盡無復之耳然而非所以爲例也祖制三大營額設 二運不過六千餘匹耳此六千餘匹者寄養附近州縣補兌三大營不 是孳息牧養騾駒選俵以備給兌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有事 又曰我成祖定鼎燕都設立太僕寺以總牧園之政督理直省馬匹惟 西 関見蜂

をさし十一

賞功賞逾于額外故邊鎮馬價缺于額中今止酌爲半補之法捉襟露 壯京營制甚善也種之既久而馬蕃則議折折之既久而價多則議借 省費不與焉故三分本色七分折色當永爲定例者也夫祖制種馬以 姓若改折解銀二馬之費到邊便可買馬五匹即以所餘者充飽而諸 問寄養貽害解運若印烙使費倒死拖累難更僕數究其害還中于百 夤緣打點賄囑充數俱取足焉其所用以買馬者不過三分之一二中 乃言改折之便者謂俵馬每匹給價三十餘兩胥猾領銀任意吞肥而 京根本之地居重馭輕就壯萬乘之威靈者而謂三大營可以無馬耶 補之後止存四千而年復一年馬之倒死者從何兌補則將無馬矣神 肘之苦已備見矣蓋任者以職掌起見惟欲守種馬之舊而議者以鲌 間之拖欠至二三年間復增銀花之賞十萬餘兩而寺有大困矣况皇 天啓以前四六改折折之所解歲四十三萬餘兩猶可留餘地以養民 乃戶工二部之借者止於不還而已邊鎮之借者遂緣以爲年例逝自 馬三萬餘匹今缺六千匹需兌補乃東西兩路寄養馬僅一萬餘匹兌

不爲今日之兩運全折而治其本不得不仍近制之四六本折也 兵起見惟欲從折馬之權不知病有標本治有緩急急則治其標不得 無十年不罷之力廢別羣繫駒之令則孕字失其時疏巡行稽驗之方 害集所謂馬政之兩端者皆非其故矣夫天下無百年無事之時國馬 今日馬政不修軍國問賴脫有緩急蔑所恃之蜀相之機發于古不傳 寺之職不修而邊馬愈不可詰矣虜市徒受其名而胡馬無南來之利 變爲本折之分而馬愈貴愈寡矣邊方請乞之疏踵至而馬價耗矣苑 家戶自為養前之種馬後之寄養馬是也但法日久則變生變愈多則 小駟之驅馳債轅難制况步騎之不敵有識者辦之暴虎馮河之智奈 矣太僕不得問內廢而內馬之消息付之島有矣此皆馬政所由破壞 則騰驤枵其腹故種馬一變爲解俵之例而牝馬無所用之矣解俵一 何希突營買陳之奇哉大約古今華牧之略不出文皇帝聖算兩端其 王家植日蓋岡地用莫如馬傳日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蓋其重也 一擇水草便利地縣官自牧之苑馬諸寺其遺制也其一合比軍民之

しを之七十一

馬贩货

或調取或追補自可因體以求用孳生之源在種馬種馬存則駒存或 以代賦導利以代賦而民之安養當漸紓種馬復而民計日以待徵計 而民盡力於牧養盡力於牧養而馬之生息當日益種馬復而民導利 故種馬復而民息肩於解俵息肩於解俵而馬之市販當日微種馬復 有緣而咀馬頭之賄無異攖金白日徒令奸商獲厚售猾胥居奇貨耳 解俵本色折色纷纷矣小民無故而增買馬之錢眞如無田出租貪吏 備馬之需即取諸餘馬之數或買之四戶馬之內此良法也未幾改而 若是之疏且略也爲今之計復寄馬重寄養之馬絕九邊陳乞之馬酌 俵用或折價自可循名以責實蓋見及此也且苑監諸司茶馬諸市皆 也因時教散莫如復祖制而變新條舊制十五丁養一馬三年課一駒 以牧馬助軍希得實用今諸邊陳乞往往免折此祖宗朝所絕無彼平 有戲而括之民間與衛虛銜機之資羽林空敦段之乘居重馭輕似不 日以待徵而兵之爪牙當日振兵部所謂寄養之源在地地存則馬存 日何所事事而欲分畿輔一萬之騎為九塞之用乎無事而推之塞上

做古監牧之制而爲團槽餘養之法州縣附城擇寬闊空隙水草便盆 苦比至冬月春初草枯水涸風烈氣寒無牧養之便在家鮮獨料之儲 為易而冬春之月為難夏秋天氣和緩水草牧放隨宜休息無凍害之 永樂年間官設施監之法更議裁酌經理量擇郊外豐曠之場分簡營 月各養馬人戶通令在廢銹養獨州文安曾有行此法者一二歲間馬 之地每馬二百匹或三百匹為一苑每馬三匹為一麼自十月起至二 月於此數月而能善其餘養保其應息則一歲飼收之功思過半矣請 無居何以棲馬故馬之倒失惟寒冷之月爲多一歲之中自十月至二 **鐵田畝有所入貼戶有所資而官司查點未及目前之凍餒方殷雖坐** 視其馬之弊而有不恤者亦其勢然也甚者人尚無食何以飼馬人尚 隆慶年間修馬政議在盡物養之宜百姓養馬四時之中惟夏秋之月 瘦苑天去其備危亡隨之是誠當圖上利病以備財擇 匹應怠異於前但以一時草率未有定制官離任而政即廢也 卷之七十一二五

各省折色之馬嚴寺苑互市之馬庶幾馬政少有裨也五行志曰馬大

馬必有種是稱青海聽馬日行千里蓋乃得波斯馬種云 資以爲戰騎者求于西南夷蓋有不得已馬者今世全得中原之地凡 氣與番近豈有不宜若丘公之論施于中國馬盛之時則不可易矣夫 多損余恐不然唐初得突厥馬而開元之馬以雜胡種而盆壯陝西風 等衛茶易番馬以之給軍騎操周濟邊用以之作種則風土異宜華牧 馬常患不壯以無善種當必取之戎夷而楊文襄公乃謂得西寧洮河 人又何患乎無馬乎患無其人耳宋李覺言于太宗其說亦如此然今 西北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爲吾所有苟處置得宜牧養有道典掌得 互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宋南渡以後失中原宜馬之地而所 太僕寺志顧存仁考丘文莊公云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戎狄 其良健而汰去其贏劣諸督牧長帥亦必以馬肥瘠示勸懲 調其水草適其遊息官每較馬肥瘠以示勸懲操時定等牧時別料豐 □□□日凡養馬冬暖屋夏凉棚頭平繁行相離稀聞槽道潔淨揀擇

軍之善畜馬者率馬而時牧馬焉官備牧料列廏攬槽隊長醫獸如法

愛惜馬匹矮以實草實料其馬始終鵬壯無他病損有等奸徒未關本 病矣凡槽忌以猪槽及用石灰洗飾馬有汗繫于衝門此三者皆令馬 地點視以熟草輪料餧之一月之後科道官查驗有息者免其餧養其 應之馬每今把總下各會集一處街巷空地申酉二時把總官親至其 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應者有中應有無應除上應中應聽其自養無 即致贏損甚者不能啖糟因之而死今在營每把總下馬有百匹者有 性熱則馬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作應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年之後 色則已賣籌及關折色徒取自給而惟以酒糟啖馬酒糟性熱而味惡 落駒衛日常緊猴獠于馬坊辟惡消百病 飲冬日飲乾便須捧行即無傷腹矣仍日看其糞彌若彌清糞漫即無 者勿多多即損其腰腹以成腎冷之患即惟宜新水以時飲之過夜不 水凍料塵草砂石灰土蛛絲諸雜毛髮食之卽瘦瘁生病或以鹽水飯 新草節發栗豆若熟料用生水浸淘放冷方可鑑之其飲馬水切忌宿 □□□日弘治六年太僕寺卿何鍾條陳六事其三言飯養無法軍士 卷之七十一、五五五

若吾民之有田盧也有獨秣焉若吾民之有廩困也有羈勒韉簉焉若 法為是爾近歲庚寅春本寺唐問卿疏古人之緣兵也不惟智其人又 策俾其練習開熟乃緩急足倚如止獨牧安佚則血氣凝滯精神散漫 于人國也亦大矣京塞之馬以備騎操戰陣之用平日必時加鞍勒鞭 千百之間成羣何則養之日多而用之日少也養之多則力有餘用之 向皆克有如目不習旗鼓之容體不習鞍轡之事而以試于敵欲無敗 習其馬一行陳兵識將意馬識人意曉然自喻于搖手舉足之間故所 馭用難以其警不諳奔逸不足騎操戰陣安所倚之是以古有善御之 少則力不匱故神散其祀民受其福而邦家亦永有終賴焉馬之有益 秦則云駟鐵辰壯牧于魯則云驪黃騂騎延至于漢猶曰闊巷有馬而 民之有先農先嗇焉者備如是當是時歌于皇華則云騏駒駟駱田于 吾民之有衣被履舄也至于人力所不能及則又立祀以主之亦猶吾 警矣武備未嘗一日而心則馬政亦未嘗一日而不講是故有苑圉焉 無應者懲之仍行嚴禁不得餧以酒糟如此則馬不致瘦損而軍士知

暑薰蒸疫症大作未敢輕出穆公遂停兵罷戰以待秋成陽施劑制疫 者亦識此舊傳泰穆公于仲夏調馬出戰相馬者孫陽日今時值夏炎 甲午正月楊時喬識古之御馬者歌言春紅游牝秋青駕旌又言春花 識人意所向能克者庶幾兵強馬健實為安攘宏猷烏容不講也萬曆 求之俾之主馭專訓以鞍勒鞭策之事則練習循熱必有兵識將意馬 傳令京塞羣將中當或有明陣理得騎法能自識王良造父之術者訪 寄馬凡負重載則有禁若營伍騎操將用于戰陣者不禁即古御法不 習控御而况其不能禁也徒爲人嚇詐之資而已是以邇者本寺議俵 得乎昔惠公與秦戰乘小駟慶鄭日乘異產從我進及懼而變進退不 時用之以時對時育物之道也以故馬各適用無有夭扎顛棄者即霸 食肥者以秋為馳牧練馭之時此摘周禮月令語稱之實王政生之以 也而况馬乎今馭法不講而禁騎坐響瘡有禁燈花有禁雖有霜蹄不 紅馬通產私草青馬食肥夫游牝通淫者以春為交接華育之時駕旌 Ē 可周旋不能後果敗劉玄德久不復騎嘆髀肉復生夫人不可不習勢 Ļ 卷之七十一

京其所相或以輢中以口齒以唇髻以身以骨以毛以精神各異略具 者亦有畏阻半途逃匿者即幸存而軍強受將來鮮足騎征似為棄之 急未得行卒遣馬至山海乃調于養民兌于邊軍皆不悅且苦之偶邊 于今所傳之伯樂相法相良馬圖馬援銅馬相法內或者據舊史謂古 又議古之善相馬者首伯樂漢則河西子輿儀長孺丁都楊子阿東門 京軍謂之調兌俵寄分春秋兩運而調兌則定于秋間此選王政對時 視兒冏丞君回語之時書此以貽後之炎夏愼勿調馬甲午六月望日 久暵幸得霖雨疫不作而猶日曬水泡汗蒸力疲毒發蹄艱果有溝壑 疏請止未得行又疏道途千里跋涉人馬□□溝壑欲待秋成又以事 國固本安內居重至計各關邊舊有苑僕衞所馬例未有自內遠調者 馬乃專爲兌給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征討入衞應援勤王軍 取用之制亦善矣邇者遼鎮奏討寄養馬以給征太僕以職事謂寄養 氣諸疾悉愈羣驥望之如雲錦秦人以孫陽爲後世兵家做之凡以夏 月役馬為不時國制俵取種馬寄養民間謂之俵寄調取寄養馬兌給

難與赴敵今時則未聞有求良于馬者乃觀我國朝初以種馬徵駒備 用給兵騎操孽牧至盛可以隨取得良乃自隆慶三萬曆九二年間謀 曲盡物之利者也稱聞兵家兵貴精馬亦貴良有精兵無良馬即上將 然三一之數殆兼收並蓄無過嚴棄物俾其羣處夾馭雖駕終良斯謂 策鳴各有其法謂即古馬經中之言韓子得之抑亦韓子北產自習于 **然先于良欲良之在羣未易也顧今之譚牧事者不獨無良卽爲亦鮮** 不辨其良倘有良不能飯養安能乎應息不若爲者反得應息先收之 則又托于寄養民家授之駑駘人手即營伍取馬兌軍則又專主廳息 多強索于民間苦于牧養故買馬價數倍于往而又不得良苟得一良 政者無深識遠憂兩度議革令徽銀限民買俵自買俵法立而有司者 此其辨別甚嚴而周禮每廢爲馬三其良之數則又良少爲多物產恆 馬事乃言之敷考之今所傳伯樂遺法相馬先除三贏五無乃相其餘 有馬經專言相法乃伯樂書其後不傳未期信否或有以韓子雜說食 可謂乏馬矣此其所致何由哉嘗觀衞詩騋牝三千則今之衞彰問魯

1 卷之七十一 3页卷

二十四

類于民牧而政善民不擾馬幾盛于前代其後吏恣令繁牧地爲豪貴 徵駒備用數十餘萬以示強于虜亦俾民導利代賦且自作武衛亦若 烏可盡少之哉顧當此之世誠得其遺意踵而行之俾馬不乏又能得 之法而不論其世可爾乃又併其法弗存後人惟本其遺意而爲此書 能哉前此謀政者無得而辭其責也論者謂相馬易相人難伯樂王良 奪乃政勞民擾主事者忽議革而馬數耗矣 良則在乎司牧者時常書祖聖作述以武功定天下親犂虜庭察虜俗 凡得其遺意用者亦可識良馬則其世弗顯于前而法意猶存則其人 造父能相馬不能相人故所遇周秦晉諸君于世弗顯今惟存其相馬 富數馬以對故馬之多寡關國之盛衰矧烽火戒嚴干戈正急廢祖法 占族類族類占中國皆以馬之多寡卜強弱乃極重種馬即兩畿輔歲 風物土產如故而馬乃鮮乏即伯樂過之王良造父後先之何蘇顯其 頌駒駉牡馬則今之克濟間左氏冀北則今之眞保幷代間適于其野 天啓二年直隸巡按馬鳴起馬政空耗已極疏日臣聞之語日問國之

宗定馬之則年以四歲高及三尺七寸以上則形偉者力強歲少者耐 蜀之騷動京師地面幾何而當此四方之窺何尚不欲其馬之備也即 乎忍于借價收買是欲完人國矣全建已失奴隔一牆東省之妖民點 甲昭然今保定總兵魯欽請以解京馬價支收買馬矣不知今日京師 急今何時也萬卒星馳豈堪徒步且請討之議屡奉欽依嚴行禁止令 數十萬孝廟時亦有七十萬之多良以陵京重地護衛當周京軍十有 而議更變空內藏而罷外廢非奉公之臣教時之策也國初馬額多至 爲招徠今以十兩之值欲飽市者之心則數金之馬尚可謂之馬乎祖 時哉一旦馬不足用責將誰歸即誅魯欽其何濟矣且馬價一匹例止 寺臣于法而今日之馬豈更富于世宗時哉在在思逞豈更減于庚戌 何特而僅僅六千八百之馬謂足用乎謂有備乎而外鎮更急於京師 三十兩耳欽謂一馬可買三馬則以十兩買一馬矣古有千金市駿以 三萬而馬更過之自種馬變為俵寄而額日絀然猶牧養近地以備總 如嘉靖庚戌之變虜馬踐交關世宗皇帝以馬不足用赫然震怒竟置

弊之計但東警不謀朝夕而市者未易遠來倘預給價而後買貧軍難 特臣愚幸甚 長的議亟行該寺遵照祖制速催題派馬匹務足二萬之額庶陵京有 年之內緩急最爲叵測莫若仍舊貫之爲妥也伏乞皇上動下兵部從 是知祖宗立法自有深意不可更易第行暫時之便已耳臣謂惟此 免逋逃先交馬而領價貧軍亦難應發而疏末云行此一年後不爲例 甚熟哉顧臣受命印馬職掌所關雖該部奉有明旨然深維軍國利害 市馬一而降虜土目來朝及正元萬壽之節內外藩屏將帥皆用馬爲幣 匪輕安敢無說而至于寺卿張典玉所議給與平人自買誠爲憫時数 價無論召買馬課養馬果能絕食否乎輕議更張節省買馬是徒供他 走而每匹草料銀七兩二錢正預備待用之意也今欲以草料并入馬 日謀買之扣剋不思甚矣若謂事有關于民間之利病祖宗豈不籌之 高帝時南征北討兵力有餘唯以馬爲急故分遣使臣以財貨于四夷 往行 卷之七十一

乎命厚給其值十六年勅諭松州衞指揮僉事耿忠日西番之民歸附 麗王表請不受馬值上不聽論禮部日朕待諸番務以誠信彼前聽約 斤中馬三十斤下馬二十斤從之二十年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高 賞之階州民王思聴李朵兒進馬各賜衣一襲鈔二百錠兵部奏定永 巴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賦如三千 馬民間馬少率于蠻夷轉市以售于官官雖償其值而道途往來甚費 羅各五十疋陶器六萬九千五百事寧釜九百九十口就其國市馬九 洪武七年命刑部侍郎李浩及通事梁子名使琉球國以文綺百疋紗 寧茶馬司以茶易馬之價宜如河州茶馬司例凡上馬每匹給茶四十 奉君親上奉朝廷之禮也諸蠻夷酋長來朝者悉獻其所乘馬韶以鈔 戶則三戶共出馬一匹四千戶則四戶共出馬一匹定爲常賦庶使其 民以為患上聞之曰民爲國本馬資國用奈何欲資其用而先傷其本 年增給廣東馬價先是遣兵部員外郎程益監察御史閥裕往廣東市 自是為漸充實矣 卷之七十十一月五夜

.

中馬七十斤駒馬五十斤番商不顧者聽二十四年詔于高麗市馬 門茶課司支給不唯番商往復路遠實且給茶太多今值宜量減馬價 羅國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初己亥之歲遼陽瀋陽兵起民因避 知之勃至遼東適高麗送馬三千四十匹至勝宗如勃賞其值旣而耽 高下以茶給之詔茶馬司仍舊唯定其價上馬一匹與茶一百二十斤 移置茶馬司于嚴州將礪門茶課司所貯茶運至于此馬至則驗馬之 州始達茶馬司茶馬司定價每堪中馬十匹給茶一千八百斤令于礪 衛奏每歲長河西等番商以馬于雅州茶馬司易茶其路由本衛經黎 民奈朵里不歹等戶四十五口三百五十八來歸二十二年四川嚴州 以爲言上乃令高家奴等就索之至是高麗因送所市馬遂以遼瀋流 亂轉徙高麗久未得還及高家奴徐質等往市馬而故元降將咬住等 俟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值償之駑弱不堪者量減其值仍報其王 勢逼入狀所不爲爾其以狀意咨其國王知之仍令論延安侯唐勝宗 束許其互市故遣人市馬今彼言不敢受值豈其本心蓋畏勢而已以

貢馬上以其至且舊所定馬值薄命禮部第馬之高下增給之上馬每 永樂元年湖廣四川雲南廣西所隸宣慰使楊昇幷西北諸夷各遣人 定產衛指揮魚事張忠送廣寧中護等衛牧養 萬匹八月權國事王瑤遣判繕工寺楊天植等進所市馬一千五百匹 布五疋下馬絹二疋布四疋駒絹一疋布三疋其互市一于開原城南 副命然禦倭致遠負重耐寒小邦賴之敢先以獻其餘以次奉進十一 馬市定價上上馬絹八疋布十二疋上馬絹四疋布六疋中馬錦三疋 屬脫忽思等貢馬命賜鈔幣襲衣幷償其馬值上馬每匹鈔五十錠中 月權國事王遙遣其臣全之鐸等送互市馬二千五百匹至遼東上命 至遼東奏云今奉諭旨敢不揭力但比年所產之馬軀幹短小懼無以 里四年兀良哈等處告飢願以馬易米命所司議其值遂定上馬每匹 以待海西女直一于開原城東一于寧廣以待朵顏三衛各去城四十 馬四十錠下馬三十錠每匹仍與鈔幣表裏一三年立遼東開原廣寧 匹鈔千貫中馬八百貫下馬五百貫又兀良哈頭目哈兒兀歹遣其部 Ī 是 · 全之十十十二十五百五卷

駒三爲小羣羣有首牝十駒三十爲大羣羣有長或有物故各以類朋 破產而馬滋耗公乃差戶爲上中下上牧牝中牧駒下則悉獨之牝 宣德問爲鎮江府知府時民戶苦養馬歲課駒駒復課駒轉展無已民 黎福字□□號□□樂平人□□□□年□□歷官南京兵部左侍郎 支遁一僧爾猶愛其神駿而畜之吾將也馳逐于兩陣之間順吾驅策 黔國公英平居無所嗜惟有馬蘚嘗語人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 然未嘗售于人以規利 與人一心以立功者在良驥耳是不可愛而他愛乎蕃息甚富其良者 上上馬 米八石絹一疋駒米五石布一疋九年定開平馬市價上上馬一等絹 米十五石绢三疋次上馬米十二石绢二疋中馬米十石绢二疋下馬 以充歲貢餘遇有征討分給將校將之勇敢善戰者所得多至十餘匹 石絹布各三疋下馬米二石絹布各二疋駒米一石布二疋 五疋布十疋一等布十八疋駒子布五疋十五年重定遼東互市馬價 一匹米五石絹布各伍疋上馬米四石絹布各四疋中馬米三

舊制凡有倒失馬匹俱貴本軍賠償至成化十三年始行榕朋法官軍 府巡視孳生馬匹見軍民以車載小口賣以買馬者相繼于道即玩其 黃仕儁字廷臣富春人正統戊午鄉試第一壬戌進士歷官刑部右侍 郎嘗爲太僕寺左少卿先是馬多耗每歲民鬻子女以償公往鳳陽等 充內廢朝廷聞之下其法于各邊公私便之 中馬牝牡之良縱牧于野使自爲合數年馬大繁息代償之餘足以進 在邊時軍士恆苦乏孽牡馬有質子女以慣官者為積歲患公爲選軍 積勢至百戶父環襲戰死永樂初洪襲父職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公 楊洪字宗道六合人播州楊文廣之後也曾祖政國初從常遇春起義 **賃之馬政舉而民力省至今以爲法** 各徵有差都指揮徵銀三兩指揮徵銀三兩五錢千百戶鎮撫徵銀二 騎操馬匹酌量朋銀買補每年實徵六個月旋軍按月出銀伍分千百 可矜之狀上爲盡蠲所負 戶每月出銀七分都指揮指揮每月出銀一錢類征貯庫凡死馬本戶 見嫌 もとしてして 馬頭後

本軍姓名營隊衛分馬匹馬齒及給領年月凡遇馬匹倒失各查勘合 舊追徵貯庫以備買補其椿朋事立爲勘合通行寺道分管地方填註 朋銀通行罷免萬曆元年經略侍郎汪道昆查本鎮例無椿朋亦無官 困也請將樁朋停止倒馬者責令自買如果無力方照舊例追椿貯庫 軍買補殊失立法本意巡撫魏學曾以爲月徽五分又追椿銀是重其 內原註事實照例追補一以示失養之罰一以寓儲馬之意其法至善 以前拖欠朋銀盡數蠲免而樁銀係三十五年以前始暫停徵以後照 僕司印烙近因荒歉椿朋不徹嘉靖三十七年擔按會題將三十六年 價倒失則令本軍買補為難請太僕寺馬價貯庫候缺買補臨陣倒失 去倍蓰既追樁朋义將倒馬本主及戶丁湊買若果力竭幷及有力步 但遼鎮事體與別鎮迴異操軍月糧一石止價銀二錢五分視他鎮相 疾不治不及預告者查實止量追肉臟椿銀其賠補過操馬俱赴行太 貼買如對敵陣亡逐北走傷者不論如出咱倒死或喂養善應齒壯暴 雨旗軍徵銀 一兩五錢如走失被盜各加五錢爲椿銀歲收貯庫通候

弊及抗達者輕則量情發落重則指實奏治守備分守以上官號令不 等下等委官監督本軍機槽喂養查點草料瘦弱不堪者許變賣賠補 也奈何欲馬之充欲人之無累哉劃鎮近有椿朋之例良善不知遼左 椿朋又輳買于戶丁又分任于步卒是一馬之死併數人不足以償之 **纤繳清徵文簿備查劉效祖曰櫓朋之設初為甦軍困也然遼鎮旣有** 致快事年終通將應壯瘦損倒失已未追補數目填寫册本差人資進 嚴所部官軍損失馬匹數多者亦併參奏鎮守等官不得互相阻撓以 各該營衛點視比較倒失者賣令賠補瘦弱者督令喂養軍職官員作 成化十四年兵部尚書余子俊題准每歲四月十月二次許太僕寺詣 責令原接同槽正養人戶點養人戶共十人均攤賠補 者許委官赴市買給不賣本軍如在應補之例方責買補如馬種倒失 亦可因而行之否 □□□日養馬行太僕寺專驗各營馬匹春秋二季查選分爲等第廳 AK4 . J. 17_1_.1 周數後

責罰俸下等二分以上除責罰馬一匹黜任下等四分以上及倒失數 等陞至上等下等陞至中等俱免責如下等陞至上等者除犒賞外仍 值准其賣銀納官縣馬寬此問歲追徵一駒兒縣馬毛色亦爲上中下 多者细打罰馬二匹黜革 分以上者獎由八分以至十分者獎賞並行仍另敘用如應不加者重 仍着攢槽飯養監養官員論分賞罰以十爲率進等三分以上者賞六 免本軍攢槽及工役如照舊等未加應者重責不及原應瘦弱者細打 庫候買四尺大馬備操騎用四季點查季終稽覈牧馬官軍功罪如中 三等填附季報馬駒二歲以上另接他戶飯養虧駒徵銀一兩五錢貯 十人均派賠補如種馬齒老殘疾瘦損飄沙及駒子短縮俱各估計時 每馬一匹用正養軍一名貼養軍一名每正軍五名共費一槽今騾馬 四月以後日出牧放日入收回遇有倒失虧駒與同原接貼丁五名其 四匹搭配兒馬一匹各照本伍夥蓋廠房自十月至二月共擴槽喂養 每季各兵備道本營將領稽查論等賞罰例同種馬苑馬寺專理種馬

費文憲公當國日太僕寺馬匹頗富其寄養于列郡州縣者大爲民累 罪若災疫暴死等項量軍戶上下給助價銀一半于朋合地畝銀內支 雍公泰當為洮岷兵備於恤貧軍言領馬騎操旗軍數多倒死合編五 請面闕授敷行明年拜理茶馬鹽馬公條上茶鹽牧事宜及易置馬吏 解馬及價各十之五自是馬不缺而積有餘 而又不足以供武備諸道之馬歲賦者如故公因兵部之請擬自今歲 取或接茶易馬匹亦可 人為伍互相覺察飼飯若減剋料草非法騎馱死者五人首告均賠問 羣 奏語輒允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盧舍河湟涼固間雲錦成 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言馬政廢壞因薦楊公一清陞副都御史督馬召 郡民日貧飼馬馬多死率購他郡駒閱之官官索賂弗得則日非良駒 諸郡田租然令戶飼馬官就閱其駒歲歲上之民無所苦其後政鮍諸 呂京兆言初爲太平府通判高皇帝起兵鳳陽與太平諸郡接攘詔滅 Ğ 見舞

まて七十上

于是竄匿者稍稍歸君又當有馬政疏其略日制不可更法不可泥今 蕭廩字可發萬安縣人嘉靖乙丑科進士初授行人司歷官至兵部侍 職專馬乃宵日經畫行色勸勞如故事每一令出民必日新判令也便 馬不困敗而費省十九官民兩利會君以繼母喪歸不果上 敗不任用乃計其費大率三致一耳以故太平民竄匿不願飼馬通判 也斥弗遣必賂乃可而京師遠數千里復以其駒馳數千里比至則困 營騎士用兼隸兵垣及守備巨璫勳貴故事所市馬至必以次傳閱胥 陶參政大年為南京駕部郎駕部職船馬政留都故有買馬戶供三大 核所浮額均賦之歲贏萬七千金而民牧稱兩利云 倍一一華息加縮公請以苑馬卿貳兼本地藩臬官以絕偏右之弊而盡 郎嘗爲陝西苑馬卿陝故有牧苑七前使多私右之至占邊氓土田 江南駒少北地駒多且良請令民輸銀上之太僕太僕就京師購良馬 廉得其狀則曰我不能使民無出馬而不能與衆爲政爲奏記大司馬 吏輩橫索錢不得則駁不中選所領軍人復藉口馬贏弱百計窘之公

景泰元年朝鮮國王李陶遣陪臣李含等頁馬五百匹奏日有勅以北 時官軍爭取馬者蓋以師出甚急故且姑勿行軍但揭榜曉示令自首 善者徑馳去民莫敢與爭今民來訴者計馬一萬七千餘匹請令五軍 遠中納者少總兵黃眞以爲言故增之 還官不首計所管官旗及同隊之人首告得實者追犯人鈔一千貫充 管隊官挨究但非經太僕寺關領者悉送法司問罪追馬還官上日彼 **虜犯邊令備馬二三萬赴京臣念世蒙列聖思澤至孫至厚敢不盡心** 鲌仍罪不首之人 正統十年增定邊等中鹽納馬則例每上馬一匹鹽一百二十引中馬 宣德元年兼兵部事行在工部尚書黃福奏近大軍東征皆給馬匹民 閱以杜軍人口歲省馬戶所費若干婚至今著爲令 一匹鹽一百引先是戶部定上馬一百引中馬八十引鹽商以道路險 以馬赴太僕寺各衞官兵理當赴官領馬乃輒于城外迎候馬至擇其 Ļ 鉄 としょり レーリー 馬頭後

白罷兵垣守備閱視自駕部一驗肥瘠外即給領騎又檄管操把總同

着之十十一

寇今稍息王又措辦艱難馬已至者受之以銀三百兩紵絲羅各三十 辦五千匹以進倘有餘力可為安敢構詞欺罔伏惟聖慈垂憐帝日虜 十居六七雖收拾中外大小官員有馬之家未堪依數充辦臣竊欲措 奉詔但飯邦比因鄰寇構釁邊警不絕成守馬匹騎坐獸載踣斃耗損

疋絹一百疋償其值未至者止勿貢仍命致知等齎勅幷冕服冠服白 勘合以便各番納馬給茶其洮州衞列市等河州衞子剛巴等西寧衞 嘉靖三十年詔給西番諸侯勘合先是二十八年御史劉崙請復金牌 百五十四疋歸賜其王及妃 金三百兩給終三十疋羅三十疋絹四千四百三十一疋棉布二千九

覆國初制金牌信符每副二面頒降西番諸族令鉗制其黨納差發馬 亦許附入如例請給至是總督尚書王以旂等亦以爲言下兵部議部 匹給以茶引其後西海爲北虜所掳套虜又歲加侵掠諸番所領金牌

替市等諸族 大馬蕃給以 金牌冲 上 灣單等 一十七族族 小馬 少者給

以勘合未受職者與之職名原授未襲者類奏承襲嗣後有新撫之番

萬五百四十五兩私市馬廳驢牛羊六千撫賞費九百八十一兩新平 散失漸復遷徙內地密遇三衛遂不復有齎符比號之事今番族變詐 張家口堡六月十三至二十六日官市昆都力哈永邵卜大成部馬 堡七月初三至十四日官市黄台吉擺腰兀愼部馬七百二十六匹價 十八日至六月十四日官市順義王俺答部馬一千三百七十匹價一 隆慶五年宣大總督王崇古報北虜互市事竣大同得勝堡自五月二 革去交易之名使各效差發之誠以正體統至于授職承襲义勘合類 則在我無以繁其心而制其命雖給金牌馬亦不至今稱各番告給專 以勘合與之每歲以是爲驗使彼族屬無統者易于號召而于文移則 且死矣嚴私販之禁則不擅自順雖不給金牌馬可集也苦私販盛行 金牌給番本為納馬番人納馬意在得茶耳各番以茶為命不得茶病 不常北虜抄掠無已時脫給而再失失而又給而又失之如國體何夫 Ē 奏而後許之則思威並濟諸夷可風矣詔如擬 四千二百五十三兩私市馬贏牛羊三千撫賞費五百六十一兩宣府 Ą Į 鏡 卷之七十一二四段 1 ミナニ

千為賞費一千五百兩市皆無擾疏入得旨加崇古太子太保賜之誥 宗德等各胜賞有差又以本兵及該科有經畫建議勞賞尚書楊溥侍 賞費八百兩山西水泉營八月初四至十九日官市俺答多羅上蠻委 郎谷中虚及郎中王緝給事章甫端銀幣緝仍候京堂缺推用端升俸 兵芳趙岢副總兵麻錦實職一級副使申佐朱裳參議崔鏞等千戶鮑 命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巡撫劉應箕陞俸二級楊綵盂裏一級總 兀慎部馬二千九百二十一匹價二萬六千四百兩私市馬贏牛羊四 級

千九百九十三匹價一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兩私市馬贏牛羊九千撫